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王 右 丞 集

(四)

王 維 撰

趙 殿 成 箋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王右丞集

(四)

王維撰

趙殿成箋注

國學基本叢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右 丞 集
四 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撰 者 王 維

箋 注 者 趙 殿 成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徐

王右丞集卷二十二

碑一首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上黨苗公德政碑

一本北字下
多一道字

五方殊俗。魏風婉而其人舒。九土異宜。冀田壤而其賦錯。前政有寬猛之異。時令有班藝之差。夫非酌舊典于可行。啓新圖于必當。多方而不失正。一貫而或從權。曲成更人。大抵厚俗。選衆而舉。非公而誰。公先自吏部侍郎。出爲安康郡太守。某載日月。詔以公爲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公諱某。字郡縣人也。其出處本末。奕世冠冕。國史家牒詳焉。凡邦伯到官。詔使按部。或閉閣思政。或下車作威。或劾吏爲明。或移書示禁。公異于是。可略而言。公素號鮮明。積有治行。宿訟不決之務。餘地割分。疑獄自誣之枉。容光立照。故陋其思政也。安全長吏。不逐老丞。成就諸生。光教小吏。吏。顧本作史。今考漢書校正。導德齊禮。有恥且格。故鄙其作威也。謝亭長之問。勞野次之賢。吏悉謂爲神明。人不隱其毫髮。故無事劾吏也。列郡共職。清節銷其過求。

諸曹報簿。直筆破其污誣。故不待移書也。山東古之七雄。河北有其四國。地方數千里。人蓋億萬計。獻子三歎之饋。滋無舊德。平原十日之飲。顧有遺風。朱亥袖鎚。豪雄扼腕。曹王拂局。輕薄爲心。奢泰擬都護之堂。遲緩學邯鄲之步。公抑末技而敦本。斥浮食以歸業。督課八政。擇良吏以遣行。講求六籍。置學官于便坐。于是橫經左塾。力穡先疇。盡業農桑。大興庠序。家知禮義。更式段子之廬。戶有京坻。增修史起之貌。叢臺歌舞成市。鄴郡帝王舊都。袂服靚妝。挾筑跼蹠。淇上留客。河間數錢。公課其組紕之庸。開其婚嫁之節。冶容絕四方之袖。織室致五匹之工。刑于上官。訓及處子。鄭聲衛樂。共棄師襄。趙帶燕裾。思齊漆室。漁陽騎客。奏報本朝。鯤海樓船。連漕絕域。郊迎館給。不敢淫其芻蕘。水路陸衢。盡若安于枕席。某載月日。詔賜紫袍玉帶。金魚袋衣若干副。方伯十聯。賴其澄清之轡。天子七命。賜以安吉之衣。緹油屏車。璽書增秩。未是過也。勝殘之化。旣成。觀俗之風。允穆。優游無事。學宦思歸。況乎父母之邦。近在嬰兒之國。表請拜掃。有詔許焉。預約守宰。幸無偵候。至郡則投刺上謁。至邑則舍車而徒。展禮先塋。椎心泣血。迴趨長老。稽顙緒言。宗人族姻。姑黨姪行。覲以重幣。筐篚徧于里閭。享有加牢。牛酒溢于衢陌。朱軒駟馬。耀于衡門。紫綬雙龜。出入編戶。蘇公佩印始歸。鄉里盡歡。疏傅散金不與。子孫爲計。迨乎將去。仍以餘資。一里置社。備養生送死之具。一鄉置校。開閱禮敦詩之本。相如衣錦。且飛大漢檄書。買臣懷絨。不德長安廐吏。故使巴蜀太守。負弩前驅。會稽守丞。引章下拜。此蓋恨不禮于他日。思釋憾于故鄉。是輕桑梓之人。適聘斗筲之志。豈

若公自心而至。率禮無違。來悅去思。推才降體。平陽傳舍。不許望塵。山陰吏卒。詎聞治道。富貴還鄉。榮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終也。凡百君子。無一至焉。公當九伯之官。兼八使之任。深總之體。不求于無虞。□□于草竊。政成德舉。風動神行。頃有勳臣。旁典屬郡。曩者風雲際會。攀附騰驥。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謂國不忘。尙嘉迺勳。宋父宣驕。條侯倨貴。當關常從。橫恣不法。帷帳狗馬。僭侈踰制。公劾之。則重傷國恩。置之則大廢邦典。于是喻以禍福。告之話言。昔有不愛趙城。將蹈滄海。既尊漢室。願遂赤松。功成不居。道家所躋。至于析珪分組。跨壤連州。懷四術而自疑。見九重而失望。或冤家上變。司敗受辭。朝享膏粱。寧知獄吏。暮成菹醢。遍賜諸侯。難恃白馬之盟。徒思黃犬之樂。彫牆峻宇。萬乘□□□□紫衣狐裘。一朝而數三罪。雖嫌絳灌等列。不踰梁楚爲墟。于是翕肩振驚。折節度教。杜門謝絕賓客。終身不紊紀綱。以寬服人。實在有德。厥有挾左道。飛訛言。南國青珠之符。東海赤刀之術。分風送客。割水飲人。僞辯而納之于邪。善誘而濟之以惡。戶外多保汝之屨。恐爲亂階。階舊作增非門前無長者之車。知其惑衆。公奉誅首惡。悉宥面從。丕蔽要

囚。惟良折獄。

良顧本作長誤

議事以制。不徵于書。副至仁之納隍。用輕典于平國。刑期不濫。人乃大安。奏課計功。

天下小察。責吏以實。則舉其不矜。欲人自新。則貰其宿負。官以德舉。政以禮成。至于賞善勸能。正源端本。齊風變魯。蓋以悉禮名儒。晉盜奔秦。豈俟多誅惡少。納貢獻賦。則惟恐居後。疇庸命賞。則義不敢先。布以

聖恩奉宣明主之詔。問其理狀。對用議曹之言。邦家之光。其斯謂矣。年若干。秀才擢第。應制舉第若干等。授某官。歷某官。若夫明眸白皙。玉潤珠耀。美秀備于儀形。風流發于言笑。行之方也。留如守司。智之圓也。速若發括。量包羣有。思入無間。壞壁古文。曲臺遺禮。淮王九師之易。漢氏三家之詩。傳癖書淫。鷹揚學府。比文園入室之武。同丞相登科之策。奏甚平讞。詩窮綺靡。硯燔紙貴。虎視詞林。嘗奉和聖製。雨中春望詩云。雨後山川光正發。雲端花柳意無窮。又奉和行幸詩云。接仗風雲動。迎軍鳥獸舞。時人以爲鮑參軍。謝

吏部爲更生云。

云顧本作曰。誤今校正。

某年月日。詔除公河東太守兼採訪使。官吏百姓等。或守闕乞留。或遮道更借。

淚增時雨。思結仁風。親愛之深。諱名而號爲父。歌詠不足。取姓以命其兒。公旣去官。多歷年所。人思愈甚。共立生祠。異邑居而瓦合。無契約而麈至。恐不預于聚財。懼不任乎輸力。棠樹勿翦。何如審像圖形。桐鄉置祠。豈比耳聞身及。以此觀德。何德之深。仍建豐碑。立于祠宇。匍匐千里。前後百輩。求綴詞之客。爲頌德之文。維也竊比老農。不知舊史。衆心所至。難抑與于輿人。予病未能。不獲已于求我。乃爲頌曰。

禹別九州。漢分八使。實惟方伯。且曰連帥。建節乘軺。觀風察吏。山東河北。全趙大魏。授方任能。惟名與器。蓋非其才。孰享斯位。天子命我。導揚皇風。敬教勸學。通商惠工。法去太甚。政貴得中。守丞老病。小吏童蒙。督郵不逐。博士成功。遂安賢者。大啓儒宮。四國之餘。一都之會。平原舊俗。信陵遺態。博塞以遊。椎埋爲害。

叢臺淇水。燕裾趙帶。淳化旁屬。貞風俶載。劈纒卷綃。橫經秉耒。乘舊作乘非清節峻逸。碩量宏深。投書置水。酌

酒捐金。樹德滋蔓。持刑不淫。訛言免坐。倨貴懷音。繡衣罷斧。墨綬停琴。既此時雨。當聞作霖。申哀松柏。展敬桑梓。伏謁公門。徒行故里。椎心馬鬣。啓顙鯢齒。身紆紫綬。禮及童穉。帝賜黃金。盡于筐篚。社養宗人。學招邑子。能事具舉。令問允穆。璽書改印。緹油轉轂。壁挂胡牀。舍留官牘。人吏老幼。涕泗號哭。頌德豐碑。圖形華屋。閱實數美。移晷更僕。

苗公

劉陶唐書。苗晉卿。上黨壺關人。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戶參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拜中書舍人。二十九年。拜

吏部侍郎。天寶二載。御史中丞。張倚男。爽參選。晉卿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登甲乙丙科。爽在其首。衆知爽不讀書。論議紛然。上怒。晉卿貶爲安陸郡太守。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况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又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採訪使。入爲尙書東京留守。徵爲憲部尙書。拜左相。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魏風婉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魏曰美哉。魏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九土國語。能平九土。章昭曰。九土九州之土也。冀

田

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等之賦。曲成易。曲成萬物而不遺。安康郡按唐書地理志。金州本西城郡。天寶元年。改安康郡。

至德二年改漢陰郡隸山南東道

邦伯

商書邦伯師長孔安國傳國伯二伯及州牧也

宿訟

東觀漢記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老丞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

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

爲亂凡治道去

小吏

漢書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

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

謝亭長

之問

漢書趙廣漢爲京兆尹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

不忘卿厚意其發奸摘伏如神皆此類也

勞野次之賢

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

食于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

河北有其四國

成按唐開元天寶間河北道所隸州府凡二十五安東乃高麗之地戰國時未入版圖其懷衛相魏瀆五州是古魏國之地洛邢趙恆定莫瀛深冀

貝十州是古趙國之地易幽媯營平五州是古燕國之地博德滄棣四州是古齊國之地則河北兼有四國之地矣

獻子三嘆

國語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于諸侯今以梗陽之

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之

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十日飲。史記：秦昭王乃詳爲好書，遣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曹王拂局。世說：彈棋始自

魏宮內用裝奩戲，文帝于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葛巾角，低頭拂棋，妙踰于帝。都護堂。左思魏都賦：都護之堂，殿居綺廳。劉淵林註：都護者，將軍曹淵也。呂向註：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爲綺廳。邯鄲

步。漢書：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浮食。三國志：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八政。禮記：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景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便坐。漢書：文翁爲蜀郡守，嘗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視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

左塾。禮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鄉康成註：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穎達正義：周禮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恆就教于塾，故曰家有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

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弟子，以道藝孝弟仁義也。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小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力穡。商書：若農

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先疇。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段子廬。高士傳：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

孔安國傳：穡耕稼也。衣也。君賦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己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京坻。詩小

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長傳：京高邱也，鄭康成箋：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史起。漢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

百畝。鄴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于是成按以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鹵兮。生稻粱。商河

賈甲居相。即鄴郡之地。魏曹操受封于此。建都焉。洎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東魏靜帝。北齊武帝。並都之。鄒陽書。武力鼎士。衮服叢臺之下。李善註。衮服大盛元黃服也。左

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類延年曲水詩序。靚妝藻野。衮服縛川。張銑註。靚妝美人脂粉之色。衮服美麗之衣也。思蜀都賦。都人士女。衮服靚妝。劉涓林註。蘇林曰。衮服謂盛服也。

之無跟者也。貼史記。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貼履游媚貴富人。後宮徧諸侯。徐廣曰。謂輕蹻之也。河間數錢後漢書。車斑斑。入河間。河間妮女工數錢。組紆禮記。內則執麻桌。治絲繭。織紆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孔穎達正義云。組紉俱爲條也。衽爲繒帛。故杜註左傳。衽謂繒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

關爲組。似周易。治繩者爲制。冶容周易。冶容誨淫。五匹古樂府。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處子東晉補亡詩。堂堂處子。無營無欲。李善註。處子處士也。師襄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趙帶燕

裾沈約八詠詩。開燕裾。吹趙帶。趙帶飛參差。燕裾合且離。漆室列女傳。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

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

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

人轉輸。不漢書地理志。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孟康註。鯤海鯤音題。謝朓詩。化協鯤海君。恩變龍庭長。沈約詩。浮天出鯤海。東馬渡交河。金魚袋唐書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

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
方伯十

聯 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康成註，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

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澄清。後漢書，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范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七命 詩唐風，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禮七命 漢書，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穎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繞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
緹油屏車 漢書，黃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穎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繞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

宜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

酒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嬰兒國 春秋，晉師滅赤狄潞氏，以

潞子嬰歸。元和郡縣志，潞州上黨，禹貢冀州之域。殷時爲黎國。春秋時屬晉，又兼有潞子之國。潞子嬰兒，爲晉所滅。
偵候 後漢書，任延傳，止罷偵候守卒。章懷太子註，偵何也。晉丑政反。

掘府寺，釋名書稱刺書。
舍車而徒 用周易，椎心。李陵報蘇武書，此陵所緒言。莊子，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牢，鄭康成周禮註，三牲以簞刺紙簡之上也。

南史江革曰我通不受

雙龜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漢舊儀曰銀印皆龜鈕其文刻曰某官之章苗為太

蘇公

史記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

乃行過雒陽車騎輻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嘆曰使

疏傅

漢書疏廣為太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既歸

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

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賣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

悖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為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

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閱禮敦詩

左傳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孔穎達正義云說謂愛樂之敦謂厚重之

相如

漢書司馬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

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云云相如還報唐

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

便是時巧祚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巧祚冉雍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

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于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

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

買臣

漢書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緩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

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

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人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

安。賊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率禮無違

後漢書。朱浮傳。清明履約。率禮無違。張衡南都賦。獻酬既交。率禮無違。

平陽傳舍

漢書。霍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先馳。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

山陰吏卒

漢書。朱買臣。吳人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

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夫妻治道。此用其事。易會稽爲山陰者。蓋以叶聲之輕重耳。

揚名顯親

孝經。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

母。孝之終也。**九伯**。左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杜預註。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八使

後漢書。周舉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爲侍中。與侍中

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于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風動神行

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公下車數化。風

動神行。呂延濟註。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貪天之功**

左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

宋父宣驕

左傳。稠父喪勢。宋父以驕。

詩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萇傳。宣示也。

條侯倨貴

史記。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潘岳西征賦。重條侯之倨貴。當關

密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當關呼之不置。張銑註。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

邦典

周禮。凡諸

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鄭康成註。邦典六典也。

告之話言

大雅。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毛萇傳。話言古之美言也。

滄海

按史記。魯連見新垣衍。言不肯帝秦之事。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

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

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田單遂屠聊城

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此混二事作一事用

赤松

史記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

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

功成不居 老子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析珪

揚雄解嘲析人

之珪儋人之爵張銑註

四術

三國志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議論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議論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

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

上變

史記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條侯

司敗

韋昭國語解楚謂司寇爲司敗

獄吏

漢書人上書有告周勃欲反下

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文帝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菹醢

史記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白馬之盟

漢書功臣表于是申以丹書之

信重以白馬之盟師古曰白馬之盟謂刑白馬歃其血以爲盟也

黃犬之樂

史記李斯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

三 彫牆峻宇

尙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孔安國傳峻高大彫飾畫

紫衣狐裘

左傳衛侯爲虎韞于籍園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裏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率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 絳灌等列

史記韓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翕肩

揚雄解嘲翕肩蹈背扶服入彙師古註翕斂也呂向註翕肩畏懼貌

折節

史記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

左道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鄉康成註左道若巫蠱及俗禁孔穎達正義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漢書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師古註左道邪僻之道非正道也

訛

言 小雅民之訛 青珠符

言寧莫之懲

南史宋太子劭傳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閭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自上託云善惡求召入道育曰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

爲雙珠圓青可愛于 赤刀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少時爲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繪束髮立與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是主及劭並信惑之 羸頹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

割水飲人

北史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凌日以千數李義徽白清河王憚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

保汝

莊子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百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

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饜而五饜先饋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譟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饜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于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而知盡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跳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 漢書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郭象註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是景帝拜郅都爲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股栗

首惡

漢書濟南閻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

面從

虞書汝無面從退有

後 不蔽要囚

周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孔安國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惟良折獄

周書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孔安

國傳非口材可以折 獄惟平良可以斷獄

議事以制

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于上并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

納隍

梁書武帝紀古人云

一物失所 如納諸隍 輕典

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孔安國傳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于教平國承平守成之國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

刑期不濫

左傳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
濫則懼及善人

小察 晉書謝安傳不存
小察宏以大綱

政以禮成

左傳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
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晉盜奔秦

左傳晉侯請于王以緘冕命士
會將中軍且為太傅于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疇庸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帝疇庸

議曹之言 漢

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

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

留如守司速若發括

莊子其發若機括其司
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詔

盟其守勝之謂也司
字疑是勝字之訛

無間 揚雄解嘲大者含元氣細者入
無間李善註無間言至微也

曲臺

漢書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者
說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劉向七略宣皇帝時行射

禮博士后倉為之辭
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九師易

七略易傳淮南九師道訓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藝文志易
經有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三家詩

漢書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
魯齊韓三家應劭註申公作

魯詩后蒼作齊
詩韓安作韓詩

傳癖

晉書杜預嘗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
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書淫

晉書黃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梁書劉
峻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

往祈借清河崔
慰祖謂之書淫

學府

晉書儒林傳范平等
學府儒宗譽隆望重

文園

史記司馬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云百官志云踐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
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

入室矣如
其不用何

丞相登科

漢書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雷川國推上公孫宏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宏
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宏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

平讖 漢

帝紀諸獄疑若雜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服者輒讞之師古註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綺靡 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
硯燭 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
紙貴

晉書左思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書之及賦成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視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註魏都劉涇註吳蜀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于

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虎視 曹植與吳季重書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
詞林 梁昭明太子與晉安王子書殺核墳史魚獵詞林
鮑參軍 宋書鮑照字明遠文

文甚適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臨海王子項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
謝吏部 南齊書謝朓遷尙書吏部郎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守闕乞

留 後漢書種嵩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嵩復留一年
遮道更借 後漢書潁川盜賊羣起帝謂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

可知也恂對曰隴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號爲

父 漢書召信臣遷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後漢書鮑德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澧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

曰杜
取性命兒 後漢書賈彪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任延爲九真太守賂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

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瓦合足下起瓦合之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卒。收散亂之兵。師古註。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也。又

陳湯傳。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註。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

磨至 左傳。求諸侯而樂至。杜預註。樂至也。顏延之詩。懷仁慢集。抱智塵至。磨藥字同。

能輸力。棠樹 風俗通義。召公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

于王室。棠樹 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與人 左傳。聽與人之謀。杜預註。與。衆也。

禹別九州

孔安國尙書傳。禹別九州。

隨山濬川。方伯 漢書。何武傳。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建節乘軺

邱遲與陳伯之書。佩紫懷黃。讚帷輦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劉良註。軺使車也。節旌節也。晉書。輿服志。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輅。

一都之會 史記。貨殖傳。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三國志。呂又傳。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此用其句。

博塞以遊

莊子。問臧奚事。則挾筭讀書。問毅奚事。則博塞以遊。又使

人椎埋攻剽爲奸。甚衆。師古註。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

酌酒捐金

後漢書。張奐傳。東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鑿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于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樹德滋蔓 左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夫疾莫如盡。又祭仲曰。無使滋蔓。

懷音

魯頌。翩彼飛鸞。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鄭康成箋云。懷歸也。言鸞恆惡鳴。今來止于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于

恩。則化也。孔穎達正義。惡聲之鳥。食桑黹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

繡衣罷斧

漢書。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

停琴

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

堂。而單父治。後人因之。以彈琴爲令故事。停琴蓋即罷去之意。

時雨

趙岐。三輔決錄。茂材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

作霖

商書。若歲大旱。則求雨。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

爲令故事。停琴蓋即罷去之意。

時雨

趙岐。三輔決錄。茂材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

作霖

商書。若歲大旱。則求雨。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

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孔穎達正義。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

啓顙 賂賓王。兵部奏姚州破賊露布。南薰解愠。仰雲闕以翔魂。東律和音。叩門轅而啓顙。

鯢齒 郭璞爾雅註。鯢齒。齒墮更生細者。

邑子 史記。

中大夫泄公曰。臣

令問 家語。凡三代之。王必先其令問。

壁挂胡牀 裴松之三國志註。魏略曰。裴潛爲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壁。

舍留官牘 裴松之三國志註。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薄。

養車。黃犝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晉書。羊篤歷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華屋 戰國策。乃說趙。

王子華屋之下。飽

移晷 昭明太子文選序。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呂向註。晷。日影。日餽不知其倦。

更僕 禮記。儒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

王右丞集卷二十三

碑二首

故右豹韜衛長史賜丹州刺史任君神道碑

右一本作左

君諱某字某其先奚仲之後于周爲上卿

周疑是殷字或商字之訛

世有功列于諸侯氏則任鬱爲著族後有官于京兆

者子孫因家焉今爲萬年縣人也遠祖某漢河東太守曾祖某周清河太守先復舊職

先疑是克字之訛

異世而同

符祖某隋梁州南鄭縣令父某皇石州離石縣令不墜象賢一門而二鳧鳥皆爲政以德遺愛在人能高其門必有興者雖不當代果生達人君離石府君之第某子也膺一賢之期鍾累葉之善忠孝自得稟乎天姿詩禮輔成潤以庭訓文含四始雕蟲之技附庸武有七德啼猿之術居外明經者皓首弱歲成儒達法者腐脣端居曉吏以鄉貢明經擢第解褐益州新都尉居無何丁母憂廬以長號淚少于血杖而後起骨餘于形彈琴不成從先王之禮捧篋便慟有終身之哀服闋授左金吾衛兵曹參軍轉左衛錄事參軍又遷右豹韜衛長史王樂爲用率武夫以扞城人愛其才稱君子之爲衛方將冠章甫之冠衣縫掖之衣

奏議雲臺論政赤墀。一見天子，必爲之前席。三說大臣，必爲之解印。若端委以相六合，盡宅心于帝庭。授鉞以董八蠻，可傳首于魏闕。然後挂冠東郡，拂衣五湖。郡當是都字之訛高蹈烟虹，笑謝珪組。天命不祐，沮我良策。

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寢疾，卒于永興里第。某年月日葬于京兆神禾原禮也。

禾舊本作和非

嗣子曰某，善繼先

志，克成厥家。多藝多才，安英實選。匪口實寶，十城之價。不以力聞，萬夫之敵。命同御座，漢帝以恩待故人。超將中軍，先軫以才登元帥。以某年月日從駕謁五陵。天子若曰：自古明王，王舊本作三非因心以孝待人，由己

以施物，故休戚共憂，樂同也。其贈羽林將軍，任某父使持節丹州諸軍事，丹州刺史，敬其事則命以始，寵其身以及其親。明主所以盡心，忠臣所以盡力。故羊舌職悅是賞也。陳力異代，官成聖朝。修文下泉，名在天爵。前賢陰德，雖遺慶于後昆。嗣子揚名，乃大顯于先父。養則致樂，沒而有稱。昔也爲士，享惟將軍之食。今則典邦，葬亦諸侯之禮。皇帝命之，太史書之。報昊天之恩，曾舉世未有。豈與夫手樹行櫬，躬廬長松，負土成墳，傭身以葬。匹夫之孝，同年而語哉。君少有大略，長而能賢。安于仁，樂于善，厚生以儉，守智以愚。視事所及，筆硯盈庭。其力文也，容膝之外，圖書滿屋。其嗜學也，八體之能。右軍曾未知翰，五弦之妙。中散何擅于琴，以禮庇身。以清守官，惟邦之彥。惟國之翰。夫人河東裴氏，始以某爲光祿也。封河東郡君。及是又

贈河東郡太君子之忠由母之教母以子貴不亦宜乎。刊石旌德其詞曰。

薛侯之裔兮代濟其美不隕其名。是生碩德兮為世作程。忠不祐孝不福兮早謝休名。身為士兮子為卿。

大將羽林兮統天兵。大顧本作文 誤今校正天子寵兮為崇榮。贈我武符兮賜我專城。青松寂寂兮晝無人聲。狗不吠

兮雞不鳴。蒼茫千古兮孰云旌。賴孝子兮揚音英。

豹韜衛

唐六典左右威衛光宅元年改為左右豹韜衛神龍元年復為左右威衛有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

丹州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丹州咸寧郡

奚仲之後

唐書宰相世系袁任姓出自黃帝少子禹陽受封于任因以為

姓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更封于薛又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太戊時有臣鳳武丁時有祖已皆徙

國于邳祖已七世孫成侯又遷于擘亦謂之擘國漢有御史大夫廣阿侯任口世居于沛其後徙居渭南

萬年縣

按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有萬年縣

離石縣

按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石州有離石縣

象賢

禮記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鄭康成註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

遺愛在人

晉書樂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南史蕭引傳吾宗再世

為始興郡

高門 漢書于定國父子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子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

遺愛在人 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一賢 員半千傳五百歲一賢者生 四

始

子夏詩序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孔穎達正義四始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 雕蟲 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

雕蟲篆刻俄而

啼猿 淮南子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照使

弱歲

江總讓尚書令表臣弱歲立朝本無奇志

杖而後起

禮記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

于口者三日。彈琴不成。禮記子夏既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杖而後能起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勿敢過也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唐六典左金吾衛有兵曹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

左衛錄事參軍唐六典左衛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扞城周南赴赴武夫公侯于城毛萇傳扞也晉書桓溫傳贊受寄扞城用恢威略君子爲衛晉書劉超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

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章甫之冠縫掖之衣。禮記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康成註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前席漢書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

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解印用史記蔡澤說范雎事端委左傳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杜預註弁冕冠也端委禮衣也宅心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萬邦宅心駿民効足李周翰註宅居也言天下之人懷高祖寬仁之德常居于心劉琨勸進表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皆作歸心解雖同用周書宅心知訓語而訓異也授鉞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

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于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于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八蠻孔穎達禮記正義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註爾雅挂冠後漢書時王莽殺其子宇逢萌謂友人云一日天竺二日咳首三日焦僂四日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

東都城門歸將家拂衣五湖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烟虹鮑照詩蚌節流綺藻輝石亂烟虹珪組晉書張軌傳給累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十城之價庚信詩名高六國共

屬浮海客于遼東

傾重十城連。不以力聞。列子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闢而不肯以力聞。萬夫之敵。三國志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漢帝。晉書王導傳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

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漢字疑誤。先軫。左傳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預註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五陵。唐會要高祖葬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界太宗葬昭陵在京兆府醴泉縣界高宗葬乾陵在京兆府

奉天縣界中宗葬定陵在京兆府富平縣界睿宗葬橋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羽林將軍。唐書百官志左右羽林軍將軍各三人從三品。命以始。左傳故敬其事則命以使其服其身則衣之純。羊舌職。左傳晉侯賞桓子狄

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修

文。王隱晉書蘇韶死而甦云。顏淵卜商爲地下修文郎。昊天。詩小雅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負土成墳。後漢書祭遵喪母負土起墳晉書山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備身以葬。搜神記漢董永

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肆力田畝鹿車載自隨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以供喪事主人知其賢與錢一萬遺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主人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人謂永曰以錢與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疋于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耳語畢凌空而去不知所在。守智以愚。家語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容膝

歸去來辭倚南牕以八體。晉書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父書八曰隸書。中散。臧榮緒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人也少有奇才博覽經籍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嵇

康琴賦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惟邦之彥。詩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惟國之翰。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毛萇傳翰翰也鄒康成

母以

子貴

公羊傳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執簡以往

左傳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碩德

晉書索襲傳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誇大義

為世作程

蔡邕陳太邱碑文含光醇德為士則程劉良註

程法

武符

唐人以諱謂虎為武武符即虎符也漢書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狗不吠雞不鳴

漢書燕王且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衍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祕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

坑七族而不顧。赴五鼎而如歸。徇千載之名。輕一朝之命。烈士之勇也。隱身流涕。獄急不見。南冠而縶。遜詞以免。北風忽起。刎頸送君。智士之勇也。種族其家。則廢先君之嗣。戮辱及室。則累天子之姻。非苟免以全其生。思得當有以報漢。乘身為餌。俛首入囊。僞就以亂其謀。佯憊以折其僭。謝安伺桓溫之亟。蔡邕制董卓之邪。然後吞藥自裁。嘔血而死。仁者之勇。夫子為之。公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也。昔豕韋氏。主盟于商。後扶陽侯。重世相漢。高祖某官。父某某官。並勳德茂著。史牒詳焉。牒。顧本作牒。誤。今校正。公即文貞公之仲子也。初

以宰相子。弁髦署吏。抱拜授封。加朝散大夫。封平樂郡公。累拜某官。丁文貞公憂。又丁某國夫人憂。無容顧禮。殆不勝喪。終身之痛。歷稔猶毀。幼無童心。長積純氣。抱其天素。立于人紀。先聖微言。宿儒未辨。貫穿精義。總括旁說。文言蔚于興表。筆態妊于力外。子虛上林。敢云雄似。黃庭團扇。方議雁行。鶴鬣乏姿。羊車奪映。乏。顧本誤作之。今校正。會選公壻。詔婚王室。天家燁燿。獨任素風。時論騰踊。宜在右職。乃拜中書舍人。動翔鳳之

詠啓迪古詩。下流水之書。敦崇雅誥。轉太常少卿。六宗九奏。悉具其儀。天神地祇。可得而禮。俄入覲。累貶

巴陵太守。

入覲。疑是以親二字之訛。

稍遷壽春太守。又遷臨汝太守。其理務教訓。其政尙寬簡。謂其敍在六官。又踐三事。

疇咨帝載。必歌九功之德。式和人則。必復三代之英。天子避其用親。奸臣惡其異己。馮衍竟廢。揚雄不遷。抑古人而有之。何夫子之命也。逆賊安祿山。吠堯之犬。驅彼六騾。憑武之狐。猶威百獸。藉天子之寵。稱天子之官。徵天子之兵。逆天子之命。始反幽薊。稍逼溫洛。云誅君側。尙惑人心。列郡無備。百司安堵。變折衝爲賊矣。兼法令而盜之。將逃者已落彀中。謝病者先之死地。密布羅網。遙施陷穽。舉足便跌。奮飛卽挂。智不能自謀。勇無所致力。賊使其騎。劫之以兵。署之以職。以孥爲質。遣吏挾行。公潰其腹心。候其間隙。義覆元惡。以雪大恥。嗚呼上京。旣駭。法駕大遷。天地不仁。穀洛方鬪。鑿齒入國。磨牙食人。君子爲投檻之猿。小臣若喪家之狗。僞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一旬。穢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畢今日歡。泣數行下。示予佩玦。斫手長吁。座客更衣。附耳而語。指其心曰。積憤攻中。流痛成疾。恨不見戮。專車之骨。梟枕鼓之頭。焚骸四衢。然臍三日。見子而死。知予此心。之明日而卒。某年月日。絕于洛陽。某之私第。以某月日。返葬于某原。禮也。皇帝中興。悲憐其意。下詔褒美。贈祕

書監天下之人謂之賞不失德矣。公敦穆孝友。明允篤誠。高居化源。濡跡物軌。元昆曰陟。伯與仲居。愛之欲無方。視之若不足。薄其私而厚其室。抑謙己而讓其名。故有靈芝聳蓋。嘉木連理。時人以爲孝悌之祥。而公昆季謙而不以聞也。維稗弱之契。晚年彌篤。吾實知之能言者。乃爲銘曰。銘七

臨汝郡

按唐書地理志。汝州臨汝郡屬河南道。

韋斌

按劉昫唐書。韋斌。章安石之子也。景雲初。安石爲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尙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爲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

焉。遷祕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爲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書。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尙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太守。加銀青光祿大夫。斌授五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兄山爲右金吾將軍。縉爲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十四載。安祿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黃門侍郎。憂憤而卒。及尅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祕書監。坑七族。史記。鄒陽傳。荆

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燔妻子。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

赴五鼎

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

如烹。襄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漢書。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

獄急

漢書。朱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辟陽侯迺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

大怒。下吏欲誅之。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儒。于是閔籍儒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

南冠

左傳。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刎劉送君

用侯嬴事。詳見六卷。夷門註。

種族其家

漢書。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師古註。誅及種族也。

報漢

漢書。李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輾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註：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

入橐 漢書：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于徵索，翁肩跖，背扶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

謝安 晉書：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己，桓溫威振內外，人情噂階，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終能禳穆，及溫病篤，諷

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

蔡邕 後漢書：董卓爲司空，開蔡邕名高，辟之，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

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卓謀之于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尙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

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遠近以爲非宜，卓于是改乘卓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

豕韋氏 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

爲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別孫元哲于豕韋，其地滑州韋城是也。豕韋大彭，迭爲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爲氏。

扶陽侯 漢書：韋賢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爲丞相。

文貞公 唐書：韋安

石，京兆萬年人，舉明經，累官中書令，封郇國公，卒，天寶初，加贈左僕射，謚文貞。

弁髦 左傳：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孔穎達正義云：弁謂緇布冠，髦謂童子垂髦，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右丞用其

字蓋取始冠之義。

朝散大夫 唐六典：敝階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

不勝喪 後漢書：桓麟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成按禮記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鄭康成註云：

勝任也。孔穎達正義云：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爲不孝，故言比也。後人以不勝喪爲孝

子之美稱。毀禮記居喪之禮。毀瘠不形。孔穎達正義。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天素零陵先賢傳。諸葛亮謂劉巴曰。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人紀商書伊訓。先王

髮修後漢書。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雄似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黃庭白氏六帖。右軍王羲之。嘗

人邀右軍書黃庭雁行晉書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世說。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經以換。遂書之。雁行也。書史會要。韋斌以行草著名。書小史韋斌善隸書。鶴墜高輿被鶴墜裘。于時微雪。昶于籬間窺之。

嘆曰。此真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翔鳳之詠謝朓。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啓迪啓迪。開道也。借用商書太甲篇中字。流水之書史記。下

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唐六典。太常少卿正四品上。六宗舜典。禮于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穎達正義云。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

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于太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闕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邱陵。此六宗之文。在

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禮于六宗。此之謂矣。鄭元註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禮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元註。以解

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風雷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

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元以六宗言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謂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

秀才張墟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絳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攀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天神地祇

周禮。凡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鼙鼓鼙。孤竹之管。

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于地上之闕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鼙鼓鼙。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巴陵

唐按

書地理志。岳州巴陵郡。隸江南西道。壽春。按唐書地理志。壽州壽春郡。隸淮南道。六官。鄭康成周禮註。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疇咨。虞書。疇咨若時登庸。帝載。虞書。舜曰。咨

庸熙帝之載。孔安國傳載事也。九功之德。左傳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式和人則。周書君

五典。式和民則。孔安國傳。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三代之英。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馮衍。後漢書。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殘。乃共罷兵。幅巾

任用之。而衍獨見黜。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于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

從事。帝徵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當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

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揚雄。漢書揚雄。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于家。

安

祿山

通鑑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詐爲勅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

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衆號二十萬反于范陽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衆以討楊國忠爲名勝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祿山乘鐵擧步騎精銳烟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十二月丁亥祿山陷靈昌郡庚寅陷陳留癸巳陷滎陽聲勢益張以其將田承嗣安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戰于葵園又敗戰上東門內又敗丁酉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于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又敗乃自苑西墮牆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于祿山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于祿山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六月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于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于朝堂惶遽流涕問以策略皆唯唯不對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啓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

吠堯犬

鄒陽傳桀之犬可使吠

六驛

漢書霍去病傳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驛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憑武狐

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江乙

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君側公羊傳。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坂言之。無君命也。元惡周書。康誥。元惡。

大慙。孔安國。上京班孟堅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于上京。法駕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天地不仁晉書載記。天地不仁。助寇爲虐。穀洛方鬪國語。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韋昭註。穀洛二水名。鬪者。兩水格有似于鬪。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澗。至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

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鑿齒山海經。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墟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郭璞註。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尺。因以名云。淮南子。堯之時。獬豸。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高誘註。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似鑿。下徹頰下。

而持戈盾。揚雄長楊賦。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窺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投檻猿淮南子。置猿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喪家狗家語。曩然如喪家之狗。王肅註云。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曩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亂世。道不得行。故曩然。是不得意之貌也。惘惘周書。惘惘乃身。孔安國傳云。惘惘也。瘼病也。

降。武請畢今日漢書。蘇武傳。李陵泣。泣數行下國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枕鼓漢書。王莽傳。夙夜連率。韓博士言。有奇士。長丈。大十

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于蓬萊東南五城。焚骸四衢裴松之三國志註。魏略曰。孟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衢。然臍三日後漢書。王莽傳。夙夜連率。韓博士言。有奇士。長丈。大十

書。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孫士瑞。謀誅董卓。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于路。賞不失德左傳。

王右丞集 卷二十三

舉不失德。明允篤誠。
賞不失勞。明允篤誠。
左傳、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杜預註。允信也。篤厚也。

王右丞集卷二十四

碑銘一首

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師碑銘

光宅真空。心王之四履。建功無旱。法將之萬勝。故大塊羣籟。無弦出法化之聲。恆沙衆形。□□爲寶嚴之色。至如六師兆亂。四諦徂征。

如。顧本作和。徂。顧本作祖。俱誤。今校正。

開甘露狹小之門。

露。顧本作靈。誤。今校正。

出臭烟朽故之宅。踞寶牀而

搖白拂。徐誘草庵。沃金瓶而繫素繪。遂登蓮座。足使天口雄辯。刮語燒書。河目大儒。培仁擊義。斯爲究竟。孰不歸依。禪師法名淨覺。俗姓韋氏。孝和皇帝庶人之弟也。中宗之時。後宮用事。女謁寢盛。主柄潛移。戚里之親。同分珪組。屬籍之外。亦綰銀黃。况乎天倫。將議封拜。促尙方令鑄印。命尙書使備策。詰朝而五土開國。信宿而駟馬朝天。禪師歎曰。昔我大師。尙以菩提釋位。今我小子。欲以恩澤爲侯。仁遠乎哉。行之卽是。裂裳裹足。以宵遁。乞食餬口。以兼行入太行山。削髮受具。尋某禪師。故蘭若居焉。猛虎舐足。毒蛇熏體。山神獻果。天女散花。澹爾宴安。曾無喜懼。先有涸泉枯柏。至是布葉跳波。東魏神泉。應聞香而忽湧。北天

乘果候飛錫而還生。禪枝必復之徵。法水再興之象。聞東京有頤大師。乃脫履戶前。摳衣座下。天資義性。半字敵于多聞。宿植聖胎。一瞬超于累劫。九次第定。乘風雲而不留。三解脫門。揭日月而常照。雪山童子。不顧芭蕉之身。雲地比邱。欲成甘蔗之種。大師委運。遂廣化緣。海澄而龍額珠明。雷震而象牙花發。外家公主。長跽獻衣。薦紳先生。卻行擁篲。乞言于無說。請益于又損。天池杯水。遍含秋月之輝。草葉樹根。皆沾宿雨之潤。不窺世典。門人與宣父中分。不受人爵。廩食與封君相比。至于律儀細行。周密護持。周密本作由米誤今從

孔氏六帖校正

經典深宗。毫釐剖析。窮其二翼。即入佛乘。趣得一毛。亦成僧寶。于是同凡現疾。處順將終。忽謂衆

人有疑皆問。我于是夜當入無餘。開口萬言。音和水鳥。鳥顧本作馬。誤今校正。躡身七樹。光映天人。如顰出行。泯然跌

坐。以某載月日。歸大寂滅。某月日。遷神于少陵原。赤谷蘭若。香油細氈。用以茶毗。合璧連珠。爲之葬具。城

門至于谷口。幡蓋相連。法侶之與都人。縞素相半。叩膺拔髮。灑水盆塵。升堂入室之徒。數踰七十。破山澗

海之哭。聲振三千。則有僧某乙。尼某乙。故惠莊某氏。某郡主。賢者某乙等。各在衆中。共爲上首。或行如白

雪。或名詎紅蓮。詎字疑誤。或爲勝鬘夫人。或稱毗邪居士。土舊本作七非。二空法外。何處進求。七覺分中。誰當決釋。猶

衣舍利。冀獲菩提。身塔不出虎溪。淚碑有同羊峴。淚舊作淡非。表心成相。相非離于真如。敍德以言。言豈著于

文字乃爲銘曰。

小三千界。後五百年。空乘玉牒。莫覩金仙。無量義處。如來之禪。皆同目論。誰契心傳。

目論。願本作日論。誤。今校正。○其一。

弟在

人間。各歸鳳闕。去日留訓。別時剪髮。累賜金錢。將加印絨。忽爾宵遁。終然兩絕。其二救頭學道。裹足尋師。一

花寶樹。入水香池。戒生忍草。定長禪枝。不疑少父。更似嬰兒。其三既立勝幡。併摧邪網。利眼金翅。圓身寶掌。

巧撮死龍。能調老象。魔種敗壞。聖胎長養。其四四生滅度。五陰虛空。無說無意。非異非同。此身何處。彼岸成

功。當觀水月。莫怨松風。其五

大安國寺

唐會要。西京安國寺。在長樂坊。景雲元年九月十一日。勅捨龍潛舊宅。爲寺。便以本封安國爲名。

大德

釋氏要覽。智度論云。梵語婆檀陀。秦言大德。律中多呼佛爲大德。毘奈耶律云。佛言。從今日後。小下菴菴。于長宿處。應喚大德。

增輝記云。行滿

四履

南史宋武帝紀。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邱表海。四履有開。任昉宣德皇后令。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李善註。左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北至于無棣。杜

法將

涅槃經。爲此無上大法之將。華嚴經。菩薩爲大法將。善能守護一切智城。

大塊羣籟

莊子。南郭子綦曰。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

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蓼蓼乎。山林之長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譟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

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傳終明道論。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

法化之聲

維摩詰經。維摩詰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

六師

按涅槃經。佛初成道。向竭闍國。度迦葉弟子。時王舍城中。六師之徒。卽生大惡心。及佛詣王舍城。受王供養。外道六師。相與集。聚詣舍衛城。舍衛城中。須達多長者。買祇陀園林。造立精舍。請佛居住。六師心生嫉妬。共集波斯匿王言。唯願大王聽我等。與彼瞿曇。擄其道力。若彼勝我。我當屬彼。若我勝彼。彼當屬我。時波斯匿王。卽勅嚴駕。來至佛所。自言世尊。六師向來求擄道力。佛言大王。善哉。但當更于此國處。造立僧房。何以故。我若與彼。擄其神力。彼衆之中。受化者多。此處狹小。云何容受。佛于爾時。爲六師故。從初一日。至十五日。現大希有神通。變化六師徒衆。其數無量。破邪見心。正法出家。爾時六師。內心慚愧。相與圍繞。至婆枳多城。教彼人民。信受邪法。佛時爲母。處切利天。波利質多樹下。安居說法。六師心大歡喜。唱言瞿曇幻術。今已滅沒。復教無量衆生。增長邪見。爾時頗婆娑羅王。波斯匿王。及四部衆。白日連言。此閻浮提。邪見增長。衆生可惡。唯願大德。至彼天上。稽首卽尊。哀愍衆生。還來此住。時目連默然而許。往彼天上。至世尊所。白佛言。佛告目連。却後七日。我當還下。過七日已。佛與一切天人。前後圍繞。至婆枳多城。作大師子吼。化無量衆生。六師復相聚集。詣毘舍離佛。于一時住毘舍離菴羅林間。爲菴羅女。及五百黎車子。如應說法。時諸黎車。同時請佛。于此安居。受我供養。六師聞之。相與詣波羅奈佛。又往波羅奈。住波羅河邊。化寶稱長者子。及其同友五十人。六師聞已。展轉復詣瞻婆大城。時瞻婆國。一切人民。悉共奉事。六師之徒。初未聞佛法。僧名城中。有長者無子。奉事六師。以求子息。其婦懷孕。往問六師。六師言必生女。後往問佛。佛言生者必男。有大福德。六師聞之。以菴羅果和毒藥。持往其家。令婦臨月時服之。生兒端正。產者無患。其婦服之。尋死。六師周遍城市。高聲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福德無勝。今兒未生。母已喪命。爾時長者。殮殮棺蓋。送至城外。將用火焚。佛以道眼。明見此事。詣彼塚間。語長者言。必定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會衆見佛神化。皆發無上道心。爾時六師。周遍六城。不得停足。復至拘尸那城。謗佛爲大幻師。令諸衆生。增長邪見。佛心生憐愍。以其神力。請召十方諸大菩薩。雲集此林。六師子吼。與六師共論。爾時無數外道。于佛法中。信心出家。按翻譯名義。六師元祖。是迦毘羅支流分異。遂爲六宗。一宮闍那迦莪其人。

起邪見。謂一切法。斷滅性空。無君臣父子忠孝之道也。二末迦黎拘捺黎。其人起邪見。謂衆生苦樂。不因行得。皆自然耳。三刪闍夜毘羅。其人謂道不須求。經生死劫數。苦盡自得。如轉縲圓于高山。縲盡自止。何假求也。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人著弊衣。自拔髮。五熱炙身。以苦行爲道。謂今身併受苦。後身自樂。五迦羅鳩駄迦旃延。其人謂諸法亦有相。亦無相。六尼毘陀若提子等。其人謂罪福苦樂。本自有因。要當必受。非行道所能斷也。

四諦

四十二章經。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爲勝。住大禪定。降諸

魔道。于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法苑珠林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下三諦義同。此一

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

狹小門

法華經是舍惟一門。而復狹小。釋者曰。卽理能通故言門。微妙難知故言狹小。

臭烟朽故之宅

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其宅久故。而復頓弊。堂舍高危。柱根摧朽。梁棟傾斜。基陛墮毀。牆壁圯圻。泥塗墮落。覆苫亂墜。椽相差脫。周障屈曲。雜穢充徧。是朽故宅。屬于一人。其人近出。未久之間。于後宅舍。忽然火起。四面一時。其燄俱熾。棟梁椽柱。爆裂震裂。摧折墮落。牆壁崩倒。臭烟蓬煇。四面充塞。是時宅主。在門外立。聞有人言。汝諸子等。先因遊戲。來入此宅。稚小無知。歡娛樂著。長者聞已。驚入火宅。方便救濟。令無燒害。告諭諸子。諸子無知。雖聞父誨。猶故樂著。嬉戲不已。是時長者。而作是念。今此舍宅。無一可樂。而諸子等。耽湏嬉戲。不受我教。將爲火害。卽便思惟。設諸方便。告諸子等。我有種種。珍玩之具。妙寶好車。羊車鹿車。大牛之車。今在門外。汝等出來。隨意所樂。可以遊戲。諸子聞說。如此諸車。卽時奔競。馳走而出。到于空地。離諸苦難。長者見子得出。火宅。住于四衢。坐師子座。而自慶言。此諸子等。生育甚難。愚小無知。而入險宅。多諸毒蟲。魘魅可畏。大火猛熾。四面俱起。而此諸子。貪樂嬉戲。我已救之。令得脫難。是故諸人。我今快樂。爾時諸子。皆詣父所。而白父言。願賜我等。三種寶車。長者大富。庫藏衆多。金銀琉璃。磚礪碼碯。以衆寶物。造諸大車。莊校嚴飾。周市欄楯。四面懸鈴。金繩交絡。眞珠羅網。張施其上。金華諸瓔。處處垂下。衆綵雜飾。周市圍繞。柔軟繒纈。以爲茵褥。上妙細氈。價值千億。鮮白淨潔。以覆其上。有大白牛。肥壯多力。形體殊好。以駕寶車。多諸僮僕。而侍衛之。以是妙車。等賜諸子。諸子是時。歡喜踊

躍乘是寶車。遊于四方。嬉戲快樂。自在無礙。告舍利弗。我亦如是。衆聖中尊。世間之父。一切衆生。皆是吾子。深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衆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爲救護。雖復教詔。而不信受。于諸欲染。貪著深故。以是方便。爲說三乘。令諸衆生。知三界苦。開示演說。出世間道。是諸子等。若心決定。具足三明及六神通。有得緣覺。不退菩薩。我爲衆生。以此譬喻。說一佛乘。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成得佛道。是乘微妙。清淨第一。于諸世間。爲無有上。佛所悅可。一切衆生。所應稱讚。供養禮拜。無量億千。諸力解脫。禪定智慧。及佛餘法。得如是乘。令諸子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薩。及聲聞衆。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徐

誘草庵

詳見二十卷寶藏註

沃金瓶

法苑珠林。佛告諸大衆。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捷鬪婆王。將領部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語我言。汝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付囑我金瓶。

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印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護。若成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梵天王。與地神。堅牢。干菩提樹南。以黃金白玉。造大金剛壇。衆寶莊嚴。爾時捷鬪婆王。白十方佛。言我見過去佛。初成道時。咸昇金剛壇。金瓶盛水。用灌佛頂。成就法王位。今見釋尊。始得菩提。亦如前佛。昇金剛壇。我聞山下。七重清海。內有八功德水。往古諸佛。欲昇法王位。皆登金剛壇。用水灌頂。我自往取。欲灌釋迦頂。彼捷鬪婆王。開瓶出印塔。將瓶取水。爾時十方諸佛。命我昇壇。我即繞壇三匝。從于南面上。西轉而北。住至于壇中心。自敷尼師壇。禮十方佛。諸佛命我坐。入金剛三昧。十方來佛。又告娑竭龍王。汝往大海底。寶馬王洲上。頻伽羅山頂。彼有大巖窟。名爲金剛藏。用貯輪王。鐘及貯法王。鐘皆用黃金作。七寶白王。用境其上。諸佛出世。皆用千鍾灌頂之上。輪王出世。亦千鍾灌。汝持佛鐘來。不用輪王者。即盛入功德水。以灌釋迦。爾時龍王。承佛教已。即取金鍾。以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命捷鬪婆王。汝持彼水來。瀉我金鍾內。諸佛命我起立金壇。又禮十方佛。時十方諸佛。又告和修龍王。往頻伽山頂。彼山有窟。藏諸佛座。及輪王座。皆用黃金作之。如須彌山佛座。九龍繞之。輪王座。五龍繞之。令法王登位時。座于時十方諸佛。又命大梵王。及大梵王。共舉佛座。至金剛壇上。諸佛命我坐。我即依言。便卻踞坐。時十方諸佛。以金鍾盛水。用灌我頂。諸佛灌已。次及四王。帝釋魔梵。次第灌之。我灌頂已。得

淨三昧無量佛華嚴經此菩薩摩訶薩以離垢繪天口漢書藝文志田子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雄辯廣絕交論聘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刮語燒法一時皆現繫素繪而繫其頂住法師位廣行布施

書劇秦美新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呂向註刮除也言除百家之言孝和皇帝唐書中宗諡曰孝和皇帝庶人唐書中宗皇后韋氏為亂兵所殺追貶庶人通鑑容宗紀景雲元年秋七月乙亥追廢韋氏為庶人後

宮用事通鑑唐中宗紀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制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女

謁帝王世紀宮室榮耶女謁行耶屬籍史記田蚡傳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銀黃漢書楊僕傳懷銀黃垂三組師古註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天倫穀梁傳兄弟天倫也范甯註兄弟後天之倫次尙方顏師古漢書註

尙方主作詰朝左傳詰朝將見杜預註詰朝平旦也五土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天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宜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

茅左傳一宿為舍再宿為信孫綽遊土天台賦陟降信宿迄于仙都恩澤侯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裂裳裹足呂覽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郟見荆

王釋氏要覽具足戒即出家二衆所受戒也何名具足決定藏論云比邱戒四分義攝一者受具足謂白四羯磨二隨具足謂從此向後隨一一戒常持覆護故三護他心具足謂比邱一分威儀具足名護他心四具足守戒謂于小罪見畏不犯若有受具

犯者悉皆發露故此具足戒有六聚比邱二百五十條尼三百五十條山神獻果法苑珠林唐始州永安縣釋惠主姓賈持律第一兼營福業後至故鄉南山藏伏惟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與送茯苓甘松香來天女

散花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花答曰此花不如法是以去之天女曰勿謂此花

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爲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爲也結習未

盡華著身耳結習

東魏神泉

晉書襄國城鴈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石勒問佛圖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迺盡者華不着也

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

禪杖

梁昭明太子詩藥樹永繁稠禪杖詎凋滅

法水

涅槃經大仙入涅槃佛日墜于地法水悉枯我定當死金光明經智淵無邊法水具足

脫履

列子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宿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

其 樞衣

禮記毋踐履毋踏席樞衣趨隅孔穎達正義樞衣趨隅者樞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既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已位而就坐也

聖胎

仁王經一切諸佛菩薩長養十心爲聖胎也

山童子

佛入雪山修行故謂佛爲雪山童子釋氏要覽智度論云梵語鳩摩羅伽秦言童子寄歸傳云白衣詣苾芻所專誦佛典求落髮號童子西天出家國無止制但投師允可即和僧剃髮故無童子行者之屬今經中呼文殊善才寶積月光等諸大菩

薩爲童子者即非稚齒如智論云如文殊師利十力四無所畏等悉具佛事故住鳩摩羅伽地又云若菩薩從初發心斷淫欲乃至菩提是名童子

芭蕉之身

涅槃經是身不堅猶如蘆葦伊蘭水沫芭蕉之樹又云譬如芭蕉生實則枯一切衆生身

亦如

甘蔗之種

法苑珠林菩薩本行經云甘蔗王次前有王名大茅尊以王位付諸大臣剝除鬚髮服出家衣持戒清淨專心勇猛成就四禪具足五通得成王仙壽命極長至年衰老肉消背曲雖復拄杖不能遠行時諸弟子欲往東西求覓

飲食取好輒草安置籠裏用盛王仙懸樹枝上畏諸蟲獸來觸王仙時諸弟子乞食去後有一獵師遊行山野遙見王仙謂是白鳥遂即射之有兩滴血出墮于地即便命終彼諸弟子乞食來還見王仙被射命終集聚柴木焚燒王屍收骨爲塔復將種種雜妙香花供

養彼塔爾時彼地有兩滴血即便生出二甘蔗芽漸漸高大至時甘蔗熟日多開剖其一莖蔗出一童子一莖蔗出一童女端正可喜世無有雙時諸弟子心念王仙在世之時不生兒子今此兩童是王仙種養護看視報諸臣知時諸大臣召喚解相婆羅門教令占相并遣作名彼相師言此童子者既是日炙熟甘蔗開而出生故一名善生二復名甘蔗生又以日炙甘蔗出故亦名日種彼女因緣一種無異故名善賢復名水波時彼諸臣取甘蔗種所生童子幼年時即灌其頂立以爲王其善賢女至年長大堪能伏事即拜爲王

第一 委運 霄書自可居常 待終頽心委運

象牙花發

埤雅象南越大獸其牙生花必因雷聲爾雅翼象其牙長一尺每雷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迤邐隱沒涅槃經譬如虛空震雷起雲一切象牙上皆生花若無雷震花則不生亦無

名字衆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爲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景故我說衆生無我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花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如來所說祕藏佛性喻如天雷

見象牙花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衆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爲如來祕密之藏增長法身猶如雷時象牙上花

薦紳

史記五帝本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薦紳即縉紳也古字假借

却行擁篲

史記騶衍如燕昭王擁篲

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索隱曰葦帚也謂爲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却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爲敬也漢書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師古註却行却退而行也

無說

涅槃經如來雖爲一切衆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爲有法如來世尊

非是有爲又損 老子爲心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中分

莊子常季問于仲尼曰王賂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致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封君

漢書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律儀

西域記戒行律儀潔清勤勵

細行

周書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二翼

釋氏以權實爲二翼或以定慧爲二翼涅槃經猶如車有二輪則有載用鳥有二翼堪任飛行

僧寶

法苑珠林

夫論僧寶者謂禁戒守真威儀出俗圖方外以發心棄世間而立法官榮無以動其意親屬莫能累其想宏道以報四恩育德以資三有高越人天重踰金玉稱爲僧也是知僧寶利益不可稱紀釋氏要覽初小乘說丈六金身是佛寶四諦十二因緣生空教是法

寶四果緣覺是僧寶次大乘說三身如來是佛寶二空教是法寶三賢十聖是僧寶

有疑皆問

涅槃經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爲最後問法苑珠林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化緣既畢將般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

有疑者應當入無餘法華經如來于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

躡身七樹

涅槃經爾時世尊以黃金身示大衆已即放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無復光明放是光已即從七寶師子大

牀上昇虛空高一多羅樹一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衆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如是展轉高七多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大衆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從空中下坐師子牀如是二十四反告諸大衆爲是最後見于如來自此見已無復再觀

遷

神 潘岳寡婦賦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

少陵原

長安志少陵原在萬年縣南四十里南接終南北至灤水西屈曲六十里入長安縣界即漢鴻固原也宣帝許后葬于此俗號少陵原張禮遊城南記註漢許后葬少陵在司馬村之東因即

其地呼

茶毘

涅槃經佛告阿難我入涅槃如轉輪王經停七日乃入金棺以妙香油注滿棺中密蓋棺門其棺四面應以七寶間雜莊嚴一切寶幢香花供養經七日已復出金棺既出棺已應以一切衆妙香水灌洗沐浴如來之身既灌洗已以上妙

兜羅綿徧體纏身次以微妙無價白氎千張復于綿上纏如來身又入金棺復以微妙香油盛滿棺中閉棺令密爾乃純以微妙牛頭旃檀沉水一切香木成七寶車一切衆寶以爲莊嚴載以寶棺至茶毘所無數寶幢寶蓋寶衣天樂香華周徧虛空悲哀供養一切天人無數大衆應各以旃檀沉水微妙香油茶毘如來哀號戀慕茶毘已訖天人四衆收取舍利盛七寶瓶于其城內四衢道中起七寶塔供養舍利翻譯名義茶毘此云焚燒

合璧連珠

漢書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註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

朔且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莊子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叩膺拔髮

涅槃經大覺世尊已入涅槃爾時阿難悶絕躡

地猶如死人寂無氣息爾時樓豆以清冷水灑阿難面扶之令起以善方便而慰喻之爾時無數一切大衆或常槌臂大叫者或舉手拍頭自拔髮者或有嘆言世界空虛衆生眼滅者

盆塵

佛報恩經舍利弗即昇虛空中身出火即自燒身取于涅槃爾時大

衆戀慕舍利弗。目不暫捨心。生戀慕舉身大哭。塵土盈身。

升堂入室

家語。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

破山澗海

晉書顧愷之拜桓溫墓賦。

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聲振三千

涅槃經。爾時城內士女。天人大衆。復重悲哀。各以所持。號泣供養。一時禮拜。右繞七匝。悲號大哭。聲震三千。

惠莊

按唐書睿宗子申王。

紅蓮

按雜寶藏經。波羅柰國中有蓮花。夫人是生千子。後爲賢劫千佛。

勝鬘夫人

楞伽經。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宣揚演說。如來藏及識藏名七識俱生。聲聞計著見人法無我。故

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非聲聞緣覺及外道境界。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智慧境界。

毘邪居士

維摩詰經。爾時毘邪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闕。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

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

二空法

二空。人法兩空也。羅漢祇得人空。大乘人法俱空。楞嚴經及諸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羅漢等。

七覺分

涅槃經。所謂七覺分。一者念處覺分。二者擇法覺分。三者精進覺分。四者喜覺分。五者除覺分。

六者定覺分。七者捨覺分。

舍利

法苑珠林。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

擊便破矣。釋氏要覽。舍利乃是戒定慧忍行功德熏成也。梵語設利羅。今訛略稱舍利。華言骨身。所以不譯者。恐濫凡夫骨身故也。又云。默都。此云不壞。義有二種。舍利一全身。二碎身。碎身有三。一骨舍利。白色。二肉舍利。紅色。三髮舍利。黑色。惟佛舍利五色。有神變。一切物不

羊峴

晉書。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願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能壞焉。

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及祜卒。襄陽百姓于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後五百年

法苑珠林。釋迦佛如來。滅後。正法住世五百歲。像法住世

亦五百歲。又法苑珠林。佛伸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

玉牒

劉孝標廣絕交論。鏤金板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鐘鼎。說文牒。札也。

無量義處

法華經。爾時世尊。四

眾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嘆。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于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大般若經。言無量者。量不可得。不可量在過去法中。不可量在未來法中。不可量在現在法中。

如來禪

楞伽經。云何如

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衆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巾頭陀寺碑文。穿鑿異端者。以遠方為得一。順非辯偽者。比微言于目論。

救頭

大般若經。菩薩修行如救頭然。

寶樹

華嚴經。一切寶樹行列莊嚴。

八水香池

華嚴經。八

功德。水湛然盈滿。其水香氣如天栴檀。法苑珠林。八功德水。依順正理論。云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

嬰兒

涅槃經。應當子是大涅槃經。專心思惟。五種之行。一者聖行。二者梵行。三者天行。四者嬰兒行。五者病行。

云何名為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來去語言。是名嬰兒。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衆生演說諸經。實無所說。

勝幡

詰經。勝伏四種魔。勝幡建道場。鳩摩羅什曰。外國破敵。得勝則豎勝幡。道場降魔。亦表其勝相也。釋氏要覽。長阿含經。云若沙門。于此寺法中。勤苦得一法者。便當豎幡。告四遠。

利眼金翅

華嚴經。譬如金翅鳥王。飛行虛空。迴翔不去。以清淨眼。觀

察海內諸龍宮殿。奮勇猛力。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關。知龍男女命將盡者。而搏取之。如來應正等覺。金翅鳥王。亦復如是。住無礙行。以淨佛眼。觀察法界諸宮殿中。一切衆生。若曾種善根。已成熟者。如來奮猛十力。以止觀兩翅。鼓揚生死大愛海水。使其兩關。而

撮取之。置佛法中。令斷一切妄想。戲論安住。如來無分別。無礙行。

魔種敗壞

涅槃經。夫四魔者。是菩薩怨。諸佛如來。為菩薩時。能以智慧破壞四魔。大般若經。若有發心于彼功德深生。隨喜皆能破壞一切魔軍。宮殿眷屬。西域記。魔王知菩薩將

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憎菩薩。于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烟。揚沙激石。脩矛盾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花。魔軍佈散。奔馳退散。

四生滅度

金剛經。佛告須菩提。所有

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涅槃經。如火不遇薪。名之爲滅。滅生死。故名爲滅度。

彼岸

涅槃經。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多到彼岸。僧肇維摩詰經註。

彼岸涅槃岸也。彼涅槃豈崖岸之有。以我異于彼。故借謂之耳。錦繡萬花谷。梵經云。波羅蜜多。此云到彼岸。彼岸者。西土俗以設論諸佛地。謂之彼岸。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謂之此岸。則佛地所以謂之彼岸。

水月

維摩詰經。如智者見水中月。菩薩觀

衆生。爲若此。金光明經聲聞之身。

猶如虛空。燄幻響化。如水中月。

王右丞集卷二十五

碑銘二首

能禪師碑

唐文粹作六祖
能禪師碑銘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柂海師。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

無。顧本作而。誤。今校從唐文粹本。

世之至人。有證于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爲非無爲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

顧本少此三字。今從唐文粹本增入。

俗姓盧

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夏華之地。善習表于兒戲。利根發于童心。不

私其身。臭味于畊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于蠻貊之鄉。

顧本。侶作似。適作行。羶作能。俱誤。今校從唐文粹本。

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

其力。卽安于井臼。素剗其心。獲悟于稊稗。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

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尙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窺舊本作扇非謂得黃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

敢天舊作回非子曰賜也吾與汝弗如弗唐文粹作不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而謂之曰唐文粹無而字物忌獨賢人惡出己吾

且死矣汝其行乎吾唐文粹作予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爲淨土雜居止于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

于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于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乘既不能酬翻從

請益乃嘆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眼凡夫願開慧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徒願本作其今校從唐文粹本奉爲挂衣親自

削髮于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于初發心以爲教首願本于教字下多人以二

字今從唐文粹本刪去至于定無所入慧無所依大身過于十方本覺超于三世根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卽凡

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藏其有不植德本

難入頓門忘繫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願本以頓門作禁門妄繫作未繫慧日作思日俱非是今從唐文粹本校正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恆河沙億

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爲之運。無礙之慈。宏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之國。航海窮年。塗舊作皆願拭目于龍象之姿。忘身于鯨鯢之口。駢立于戶外。跌

坐于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皆以寶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_戈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于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于化佛。尙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中。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金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于曹溪。安座于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蚺雄虺。毒螫之氣銷。跳_戈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醜知非。多絕羶腥。効桑門之食。悉乘罟網。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中願本作長。今校從唐文。

粹廣量出于凡心。利智踰于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願唐文。粹作願。世人未識。猶多抱

王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衆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爲休咎。其一至人達觀。與物齊

功。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着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通。其二啓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與

善業。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花。祖宗六葉。其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

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在吾。其四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

應如是住。其五

能禪師

傳燈錄。慧能大師。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蹈。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曰。此何法也。得于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于黃梅忍大師。師

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常誦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于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繕。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摩傳心印于黃梅。

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于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未會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切聆此語。竦然異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指坐下處居士云。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于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于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師具戒已。于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印宗與縉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于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悲。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靜坐。究竟無證。豈在坐邪。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常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納袈裟。絹五百。

西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爲國恩寺。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當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香爐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 **天女**

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女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女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女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女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無漏。釋氏謂道心如完器。妙理猶淨水。一切預惱。破壞道心。迷失妙理。猶如破器。不佛所說也。無漏。能停淨水。護其過失。名之曰漏。即欲漏。有漏。無明漏也。四果永盡。名曰無漏。 **度有爲非無爲** 華嚴經。何等爲

界。色界。無色界。衆生界。何等爲無爲法。所謂 **利根** 涅槃經。一切衆生。凡有三 **臭味**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虛空涅槃。數緣滅。非數緣滅。緣起法性住。 **種** 所謂利根中根鈍根。 **武子** 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

味也。杜預註。 **羶行** 莊子。羊肉不羶。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黃梅忍大師** 傳燈錄。安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 **言** 同類也。 **百姓** 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岐嶷童遊** 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

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于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蘄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是異人。乃訶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于杵

白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曷敢當之神秀。切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常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令各諦念。能在確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誦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能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自秉燭令童子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確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摩。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昔達摩初至。人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能曰。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禮足。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師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師曰。能者得。于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卽共奔逐。上元二年。師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

三乘 魏書釋老志。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太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修六度。雖階三乘。而要由修。進萬行。極度億流。彌長遠。乃可登佛境矣。劉孝標世說註。法華經曰。三乘者。一曰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得道也。然則羅漢得道。全由佛教。故以聲聞爲名也。辟支佛得道。或聞因緣而解。或聽環珮而得悟。神能獨運。故以緣覺爲名也。菩薩者。大道之人也。方便則止。行六度眞教。則通修萬善。功不爲己。志存廣濟。故以大道爲名也。

一音 雜摩詰經。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

共法涅槃經一切衆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爲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嘆言如來今日爲我說法

無我

金剛經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

渴鹿之

楞伽經不知心量愚癡凡夫取内外性依于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自性習因計著妄想譬如羣鹿爲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趣不知非水

飛鳥之跡

涅槃經如鳥飛空跡不可尋華嚴經了知諸法性寂滅如鳥飛

空無 用法華經

弊衣

窮子事

測海窺天

東方朔答客難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黃帝之珠

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法王之印

法華經我爲法王子法自在安隱衆生故現于世汝舍利弗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

謙而不鳴

義本周 易謙卦 銷聲 晉書儒林傳文博之

後漢書朱浮傳至或 傳牛車齊于編人

印宗法師

傳燈錄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

固辭往蘄州謁忍大師後于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元理以能爲傳法師

化身

大藏一覽金光明最勝王經云一切如來有三種身化身應身法身如是三身具足攝受阿耨菩提云何化身如來昔在修行地中爲諸衆生修種種法得自在力

隨衆生意隨衆生界

肉眼

翻譯名義眼有五種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肉眼見近不見遠見前不見後見外不見內見種種身是名化身 見晝不見夜見上不見下得慧眼不見衆生盡滅一異相捨離諸著不受一切法智慧自內滅是名慧眼

挂衣削髮

釋氏要覽寄歸傳云西國出家具有聖制諸有發心出家者師乃問諸難事難事既無許之攝受或經旬月令其解息師乃爲授五戒方名耶波索迦此人削入佛法之基七衆所攝也師次爲辦緇條僧脚崎下裙濾羅鉢等方請阿遮梨

爲剃髮師親爲著下裙次與上衣頂戴受著已授與鉢器

法雨

涅槃經雨大法雨普潤衆生華嚴經佛于一一剎那中普雨無邊大法雨

客塵

維摩詰經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僧肇註心

授十戒此名三羅末尼羅方成應法爲五衆攝堪消施利

遇外緣煩惱橫起故名客塵。慧無所依。華嚴經一切佛法依慈悲。慈悲復依方便。立方便依智。智依慧無礙。慧身無所依。成唯識論。依謂一切有生滅法。仗因託緣。而得生住。諸所仗託。皆說爲依。如王與臣互相依等。非色滅空。

維摩詰經。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僧肇註。不待色滅。然後爲空。舉足下足。維摩詰經。善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于佛法矣。德本。法華經。此諸菩薩。非初發意。皆久植德本。于無量百千萬

億佛所淨。慧日之咎。華嚴經。譬如日出。普照世間。于一切淨水器中。影無不現。普徧衆處。而無來往。或一器破。便不現影。佛子。于汝修梵行。意云何。彼影不現。爲日咎。不言不也。但由器壞。非日有咎。如來智日。亦復如是。前現法界。無前無後。一切衆

生淨心器中。物無不現。心器常淨。常見佛身。若心濁器破。則不得見。七寶布施。金剛經。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于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爲多不。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佛告。須菩提。須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大地墨。用法華經中事。詳見十一卷註。無爲。涅槃經。有爲之法。則有壞滅。無爲之

法。無有壞滅。無礙之慈。華嚴經。世間無礙清淨慈。放大光明平等普照故。塗身。後漢書。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穿耳。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

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緇之。垂肩三寸。南史。林邑國。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沈瑩臨海水土志。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

航海。顏延年曲水詩序。棧山航海。踰軼沙漠之貢。府無虛月。林是旃檀。涅槃經。如旃檀林。純以旃檀而爲園繞。花惟蒼葛。維摩詰經。如人入臚。葡萄林。唯嗅臚。葡萄。不嗅餘香。

西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剪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卽西域臚葡萄花也。實歸。王巾頭陀寺碑文。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布髮。大藏一覽。過現因果經云。黃慧仙人。既授記已。佛經行處。而地

王右丞集 卷二十五 五〇九

濁濕善慧即脫所著鹿皮之衣。以用布地。解髮覆之。佛踐而度。復記之曰。汝後得佛。當于五濁惡世。度諸天人。不以爲難。必如我也。大般若經。我于往者。然燈佛時。蓮花王都。四衢道首。見然燈佛。獻五莖花。布髮掩泥。閉正法要。又手瓔珞經時有菩薩名曰普

照。承佛聖旨。即從座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

則天太后

劉昫唐書。慧能住韶州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

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子牟

莊子中山公子牟。謂臆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幻人。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醜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楮墨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鄧衛之處子。娥媯靡受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環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疊。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且且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

女后宿因

雜寶藏經云。昔者閻嶠山中。多有僧住。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

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先于糞中。拾得兩錢。恆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咒願。上座不聽。自爲咒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亡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又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貓。從東北角。入西南角。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餞。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于五

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怪其所以即詣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毘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恆于五里有此金錢本是二事今合作一事用似誤

燈焰

法苑珠林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如燈焰滅骸骨無遺

薪盡火滅

法華經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

人無眼目

涅槃經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嘆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盲無眼目

世且空虛

涅槃經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

圍繞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時諸衆生共相謂言且各裁抑莫大愁苦當疾往詣拘尸那城力士生處至如來所朝面禮足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或減一劫互相執手復作是言世間空虛衆生福盡不善諸業增長出世仁等今當速往如來不久必入涅槃復作是言世間空虛世間空虛我等從今無所救護無所宗仰貧窮露狐一旦遠離無上世尊設有疑惑當復問誰

曹溪

廣東志曹溪在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源出狗耳嶺西流三十五里合湏水又南流入英德縣界梁天監元年有天竺僧智藥三藏泛舶

至廣經谿口聞水香掬而嘗之曰此水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竇林謂此地宛然西天竇林也預記後一百七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演法唐儀鳳間僧惠能居此應識爲南宗六祖衣鉢與真身俱存元和十年賜諡曰大鑿禪師塔曰靈照開寶間賜名南華禪寺

青烏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葬送造宅之法若黃帝青烏之書也劉昫唐書經籍志五行類有青烏子三卷金丞相元

白鶴

涅槃經佛

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爾時拘尸那城娑羅樹林其林變白猶如白鶴其後分云娑羅樹林四雙八隻西方一雙在如來前東方一雙在如來後北方一雙在佛之首南方一雙在佛之足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

寶牀于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于是時頃便槃涅槃其娑羅林東西二雙合爲一樹南北二雙合爲一樹垂覆寶牀蓋于如來其樹即時慘然變白猶如白鶴枝葉華果皮幹悉皆暴裂墮落漸漸枯悴摧折無餘百福成相 涅槃經善薩摩訶薩修不

殺戒有五種心謂下中上上上上乃至正見亦復如是是五十心名初發心具足決定成五十心是名滿足如是百心名百福德具足百福成于一相如是展轉具足成就三十二相名清淨身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得上妙莊嚴相以百福相莊嚴其身新婆沙論云

問如契經說佛一一相百福莊嚴何謂百福答曰此中百思名爲百福何謂百思謂如菩薩造作增長足善住相業時先起五十思修治身器令淨調柔次起一思正牽引彼後復起五十思令其圓滿譬如農夫先治畦隴次下種子後以糞水而覆溉之彼亦如是始足

善住相業有如是百思莊嚴乃至頂上烏瑟膩沙正受 楞伽經得自覺聖樂三昧正受華嚴經願一切衆生得無著三昧心恆正受不取二法戲論 遺教經汝等比丘若種種戲論其心則亂雖復

出家猶未得脫是故比丘當急捨離亂心戲論若汝欲得寂滅樂者唯當善滅戲論之患是名不戲論華嚴經永離世間一切戲論住于諸佛無戲論法五天 劉昫唐書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蔥嶺西北周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

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圍七十餘里北

臨禪連重跡 漢書息夫躬傳羽檄重跡而押至陸機辯亡論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呂延濟註重跡謂遠方貢獻多而車馬之跡重疊也百越 史記秦王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韋昭曰越有百邑服虔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

也修蛇 淮南子斷修蛇于洞庭高誘註修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雄虺 楚辭雄虺九首往來儻父丈二而無刃蠶 隋書地理志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

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蠱則曰蠱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爲鬼其實非也酖 左傳命偃叔待于鉞巫氏使鉞季酖之杜

預許。既鳥名。其羽有毒。以毒酒飲之則死。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既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云。鳩鳥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廣志云。鳩鳥形似鷹。大如鷄。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常居高山巔。晉語諸公讚云。鳩鳥食蝮。以羽翮櫟酒水中飲之。則殺人。舊制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爲南中郎。得鳩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傳。祇于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于都街。是說鳩鳥之狀也。以其因酒毒人。故字或爲既。

桑門

魏書釋老志。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家結師資。遵律

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丘爲行乞。釋氏要覽。沙門。摩訶師云。出家之都名也。梵云沙迦。唐言勤息。謂此人勤修善品。息諸惡故。又秦譯云。勤行。謂勤修善法。行趣涅槃也。

或云沙門那。或云桑門。皆譯人楚夏爾。

浮圖

圖亦作屠。魏書釋老志。浮屠正號曰佛。佛。佛。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爲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爲聖悟。

神會

傳燈錄。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

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物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尋往西京。受戒。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曹谿頓旨。沉廢于荆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爲頓宗。北秀爲漸教。師乃著

顯宗記。盛行于世。師于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末後供。涅槃經。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那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俱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爲度無量諸衆生。故世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無歸無趣。貧窮饑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愍。受我微供。然後乃入于般涅槃。爾時世尊。告純陀曰。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檀波羅蜜。時大眾聞佛世尊。普爲大會。受于純陀。最後供養。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陀。汝今現世。得大名利。德願滿足。甚奇純陀。生在人中。復得難得無上之利。善哉純陀。如優曇華。世間希有。佛出于世。亦復甚難。值佛生信。聞法復難。佛臨涅槃。最後供養。能辦是

事復難。最上乘。法華經。若諸菩薩智慧堅。傳燈錄。師子比丘尊者。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于是。固了達三界。求最上乘。獻珠。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

我珠。童子遂開手奉珠。衆皆驚異。尊者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抱玉。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

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

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依空。善薩瓔珞經。一切諸

證。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五蘊本空。按傳燈錄。元策禪師傳中。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二句。本六祖語。依空。善薩瓔珞

法。亦無所倚。不倚內空。亦不依外空。起信論。若修止者。住于靜處。端坐正。不着三界。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自他化天已下。皆名

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于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知覺。欲界。以希須樂欲。故名。自初禪。至四禪。皆名色

界。以未出色籠。故名。四空天。皆名無色界。以只有四陰。無色蘊。故名。法苑珠林。三界。第一欲界。欲強色微。故號欲界。第二

色界。色強欲微。故號色界。第三無色界。色絕欲劣。故名無色界。善薩瓔珞經。攝意常定。心如虛空。不着三界。是謂無行。八風。錦繡

童蒙宗。爲 世界一花 華嚴經。善薩摩訶薩。以三千大千世界。爲 祖宗六葉 考傳燈錄。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至

傳慧可。爲二祖。慧可傳僧璨。爲三祖。僧璨傳道信。衣珠 法華經。爾時五百阿羅漢。于佛前得受記已。頭面禮足。悔過自責。世尊我等

爲四祖。道信傳宏忍。爲五祖。宏忍傳慧能。爲六祖。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應得如

奉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爲足。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係其衣裏。與之而去。其人醉臥。都不覺知。起以遊行。到于他國。爲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便以爲足。于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我昔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于某年月日。以無價寶珠。係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爲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佛亦如是。爲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動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爲足。一切智願。猶在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丘。汝等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爲實得滅度。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過動不動。遺教經。一切世間動

不動法。皆是敗。

離俱不俱。

楞伽經。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壞不安之相。等惡見妄想。成唯識論。依止根本識。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波濤依水。

六十二種。

毘婆沙論云。六十二見者。

五蘊中各起四見。四五二十三。世各二十。通爲六十。通身即是神身。異神二見。總爲六十二見。

悉無所得。華嚴經。以智慧月。普照法界。了達一切。悉無所得。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

禪師諱道光。本姓李。緜州巴西人。其先有特。有流。若實有蜀。蓋子孫爲民。大父懷節。隱峨嵋山。行無轍跡。其季父榮。爲道士。有文知名。禪師幼孤。在諸兒。其神獨不偶。家頗苦乏絕。元詣鄉校。見周孔書。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入山林。割肉施鳥獸。鍊指燒臂。入般舟道場。百日晝夜經行。遇五臺寶鑑禪師。曰。吾周行天下。未有如爾可教。遂密授頓教。得解脫知見。舍空不域。旣動無睽。不觀攝見。順有離覺。毛端族舉。佛刹掌上。斷置世界。不覩非咎。應度方知。得其門者寡。故道俗之煩而息。化城指盡。謂窮性海而已。上有闕文。焉足

知恆沙德用法界真有哉。春秋五十二夏。以大唐開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入般涅槃于薦福僧坊。門人明空等。建塔于長安城南畢原。人天會葬。涕泗如雨。禪師之不可得法如此。其世行遺教。如一切賢聖。維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欲以毫末。度量虛空。無有是處。誌其舍利所在而已。銘曰。嗚呼人天尊。全身舍利在畢原。

蘇州巴西

唐書地理志。劍南道。綿州巴西郡有巴西縣。

有特有流

按晉書載記。李特巴西宕渠人。元康中入蜀。因六郡流人推附。遂乃結營綿竹。連破廣漢巴西德陽諸郡。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

建初。赦境內。進寇成都。為刺史羅尚所襲。大敗被殺。其弟流。與特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未幾死。諸將共立雄為主。遂寇成都。盡有蜀地。僭即帝位。自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穆帝永和三年而滅。凡六世。四十六年。

峨嵋山

元和郡縣志。峨嵋大山。在嘉州峨嵋縣西七里。蜀都賦云。抗峨嵋于重阻。兩山相對。望之如蛾眉。故名。此山亦有洞天石室。高七十六里。中峨嵋在縣東南二十里。有石穴。初纔容人行。數里漸寬。有鍾乳穴。穴有蝙蝠。其大如篋。

行無轍跡

老子善行無轍

跡。河上公註。善行道者。求之于身。不下堂。不出門。故無轍迹。劉伶酒德頌。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李周翰註。潛隱守愚。時人不見其行跡。不知其所居室。故云無也。

般舟

翻譯名義。般舟。此云佛立。亦名十方。現在佛。悉在前。立定經。經云。持佛威神。于三昧中立。

者。有三事。持佛威神力。持佛三昧力。持本功德力。用是三事。故得見佛。

五臺

三寶通錄。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峻巖崇峻。有五高臺。上不生草。松柏茂林。森于谷底。其山極寒。南號清涼山。亦名清涼府。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蹤靈窟。掩然即目。不徒設也。太平寰宇記。

頓教

釋氏有頓教漸教二門。宗鏡錄云。頓教如華嚴。

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一百四十里。仙經云。此山名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內經以為清涼山。

無聲聞乘。故名爲頓。漸教即三藏及方等般若。漸引入圓教。**解脫知見**。大般若經。欲令十方殑伽沙等世界有情。已威力未得解脫知見者。皆住解脫知見。無昧。莊子。體盡無窮而遊無昧。**毛端族舉**。大般若經。以神通力。

用一毛端。舉臆部洲。或四洲界。或大千界。乃至十千無量殑伽沙等世界。還置本處。而無所損。**佛刹掌上**。涅槃經。復有菩薩摩訶薩。住大涅槃。斷取十方三千大千諸佛世界。置于

見之。乃至本處。亦復如是。華嚴經。欲以難思諸佛刹。悉置掌中。而不動了。知一切如幻化菩薩。以此初發心。**法界**。大般若經。如是妙理如來。若出世。若不出世。釋氏要覽。夏臘。即釋氏

夏臘。多者爲長。故云天竺以臘人爲驗焉。經音疏增輝記云。臘。接也。蔡邕獨斷云。臘者歲之終也。晉博士張亮議云。臘。接也。新故交接。俗謂臘。明日爲初歲也。今釋氏自四月十六日前安居。入制。至七月十五日爲受臘之日。若俗歲除日也。至十六日是五分法身生養

之日。名新歲也。自夏九旬。統名法歲矣。**畢原**。元和郡縣志。畢原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長安志。畢原在咸陽縣北。詩曰。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註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鄭註曰。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墻然。尙書曰。周公薨。成王命葬公子畢。劉

向傳曰。文武周公葬于畢。師古曰。畢。陌在長安西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葬畢陌。南北春秋左氏傳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蓋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地封文王次子。又曰。畢原。鄆郇文之昭。杜註曰。畢在長安西北

關中。記曰。高陵北有畢原。陌。謂此原之陌也。**人天尊**。法華經。惟願天人尊轉無上法輪。**全身舍利**。法華經。時天王佛。槃槃後。正法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

王右丞集卷二十六

誌銘四首

故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天寶二年正月十二日唐故魯郡任城縣尉河東裴府君卒于西京新昌坊私第享年三十九嗚呼哀哉君諱回字玉溫河東聞喜人也曾祖宏泰皇雍州錄事參軍贈上黨長史泰顧本作春誤今考唐書宰相世系表改正祖思義皇侍

御史吏部員外左司郎中戶部吏部侍郎河東郡太守晉城縣開國子父敷珍皇薛王府騎曹參軍自晉已降世爲冠族令德不替以至于君夫其事親孝兄弟順與朋友信其從政公平而壽不中年官才一命慈母在堂諸弟未仕兒未有識女且嬰孩妻天于前身歿于後天可問邪其若老親何其若季仲諸孤何生人之悲莫甚于是家貧祭以棗脯殮以時服以某月日祔葬于鳳棲原先府君之塋棲顧本作樓誤今校正嗚呼有

河東裴子之墓誌之蓋古有之繼後之知者亦何有哉銘曰

一死萬紀終天不復爲之奈何哀哀慟哭覆載至廣庶類繁育萬物方春而就于木

任城縣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兗州魯郡有任城縣

新昌坊

長安志朱雀街東第五街之南有新昌坊

聞喜

唐書地理志河東道絳州有聞喜縣

雍州

唐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開元二年爲府

錄事參

軍

按唐六典京兆有錄事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上

長史

唐書百官志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爲長史

侍御史

唐六典御史臺有侍御史四人從六品下

吏部員外

唐六典吏部有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

左司郎

中

唐六典尙書省有左司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戶部吏部侍郎

唐六典戶部侍郎二人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下

晉城縣

唐書地理志河東道澤州高平郡有晉城縣

開國子

唐書百官志凡爵九等八曰開

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上

騎曹參軍事

唐六典親王府有騎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

令德

詩小雅顯允君子莫不令德鄭康成箋令善也

祔葬

按鄭康成禮記註祔謂合葬也後人作附葬用者失其解矣

鳳棲

原

陝西志鳳樓原在少陵原北

萬紀

孔安國尙書傳十二年曰紀顏延年詩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旒

就木

左傳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杜預註言將死入木

工部楊尙書夫人贈太原郡夫人京兆王氏墓誌銘

夫人諱某京兆霸城人也晉出三家公子尊于魏國秦亡六國時人謂之王家河南則分虎臨人華陰則

老熊當道高祖德真皇左僕射祖九思京兆府三原縣令父潛河南府告成縣令

告成顧本作郿城誤今校正作告成唐書宰相世系表作

吉城

大名之後重光不替夫人令儀淑德發于天姿閑禮明詩傳乎世業

明顧本作名誤今校正

言成女誠可著于縑

細行爲女師。詎資于行待。豈止彈琴吐論。誦賦吟詩而已。及乎有行。嬪于君子。事姑至孝。旁穆六姻。爲母深慈。均養七子。男以無雙。令德降帝子于鳳樓。女則第一。解空歸法王之象教。閨門之訓。朝野稱多。旣而家列公侯。地連妃主。珠翠滿座。不御采衣。方丈盈前。唯甘素食。同德大師。大照和尚。覩如來之奧。昭羣有之源。夫人一入空門。便蒙法印。朱簾紺幘。無復餘乘。龍藏寶經。悉通至義。惠用圓滿。誠力堅嚴。藥藉茹葷。雖愈疾而不受。心已久淨。縱沒齒而常安。沒舊作設非以某年月日。奄歸。大寂于長輿里之私第。厥初寢疾。彌

曠旬時。駙馬上人。柴毀骨立。揮淚嘗藥。身不解衣。泣血持經。手不釋卷。晝夜懺悔。非止六時。身命供養。寧唯七寶。御醫繼踵。中使重跡。魂兮不反。空焚外國之香。生也有涯。非無上天之樂。某月日。有詔追贈太原郡夫人。襄城石窳。增寵其榮名。翟蕝魚軒。空悲于象設。以某月日。安厝于某原。禮也。功德之至。散花天女。不留釋梵之筵。勝鬘夫人何在。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天生淑德。實俾宜家。特能柔順。深棄嬌奢。詎離環珮。不御其華。其疑是鈴字之訛。○其一婦道允諧。母儀俱美。每出誠夫。

停飧訓子。賦掩西征。書教內史。其二門容高。幘庭列長筵。總願本作憲。誤。男乘翠鳳。女比紅蓮。繁華貴里。寂寞安禪。其三

朝含香兮禮闈。夕青瑣兮黃扉。方天公兮密啓。建出牧兮高麾。俄入守兮京兆。賜黃金兮被皁衣。其四捐余

瓌兮江中隱思君兮不可窮歌泰山兮不返夢濟洄兮遂空素車兮透遲宛鄉關兮故時時願本望國門
兮不入到秦山兮不知瞻舊域兮松楸平原夕兮素澹愁魂兮歸來江南不可以久留作待觀

霸城

成按太平寰宇記後周建德二年省霸城縣併入萬年縣唐時無此縣久矣右丞蓋本其舊族望而言耳

王氏世系

唐書宰相世系表京兆王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少子畢公高之後封魏至昭王彤生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無忌生間憂襲

信陵君秦滅魏間憂子卑子逃難于太山漢高祖召爲中涓封蘭陵侯時人以其故王族也謂之王家卑子生悼悼生賢濟南太守宣帝徙豪傑居霸陵遂爲京兆人卑子九世孫遵字子春後漢河南尹上樂莊侯遵生飭飭孫康康生謹謹生鶴鶴別孫景生均忠均八世孫巖至易從徙居汲郡忠七世孫直瓜州刺史直子武宣岳州刺史武子德真相高宗武后德眞子九思三原令九思子潛吉城令

分虎

後漢書直茅分虎南面臣人章懷太子註分銅虎符也

老熊當道

北史王巖除華州刺史嘗修州

城未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巖巖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巖尙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巖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

三原

唐書地理志京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有陽城縣萬歲登封元年將封嵩兆府有三原縣告成山改陽城曰告成神龍元年復故名二年復爲告成大名左傳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十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是始賞天啓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重光南史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令儀

詩小雅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淑德後漢書崔寔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

明詩

洛神賦嗟佳人之信修光習禮而明詩

女誠

後漢書扶風曹世叔妻作女誠七篇有助內訓

女師

毛萇詩傳古者女師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行待左傳女待人婦義事者也杜預註待人待人而行也。有行詩國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鄰康成箋云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嬪于君子虞書嬪于虞孔

安國傳云嬪婦也。六姻北史楊椿誠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卹甚多。于親姻如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七子曹植上賈躬應詔詩表七子均

養者。鳩鳩之仁也。詩國風鳩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無雙史記至如韓信者國士無雙。第一解空僧肇維摩詰經註須菩提秦言善吉弟子中解空第一。羣有王巾頭陀寺碑

傳云。鳩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無雙史記至如韓信者國士無雙。第一解空僧肇維摩詰經註須菩提秦言善吉弟子中解空第一。羣有王巾頭陀寺碑

文。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李善註。羣有謂大般若經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如來真實法印亦是一切聲聞緣覺眞實法印。朱簾江淹靈邱竹賦綺疎蔽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紺臆隋書

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法印大般若經般若波羅蜜多是諸如來真實法印亦是一切聲聞緣覺眞實法印。朱簾江淹靈邱竹賦綺疎蔽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紺臆隋書

車通幃。自王公已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臆。龍藏寶經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見華嚴三本菩薩處胎經曰金翅鳥

朱裏。五品已上。紺臆。碧裏。江總詩。輪停紺臆。引馬度紅塵餘。龍藏寶經龍樹菩薩入龍宮看藏見華嚴三本菩薩處胎經曰金翅鳥

典序。足躡慧。涅槃經。我曠劫按長安志朱雀街東第二街有長興坊其東北隅有侍中駙馬都尉楊師道宅。柴毀骨立晉書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六

門。學通龍藏。大寂來已入大寂。長興里其東北隅有侍中駙馬都尉楊師道宅。柴毀骨立晉書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二親沒柴毀骨立柱而能起。六

時。佛名經云。若比邱。比邱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淨洗浴。著新淨衣。淨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涅槃經若有

尊像。懸二十五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二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身命供養涅槃經若有

法。如是之人。應從啓請。外國香十洲記聚窟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

當捨身命而供養之。外國香十洲記聚窟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神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

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

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

却死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

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于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散。于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也。生也有涯。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無涯。其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象

楚辭。象設君。室靜安閑些。母儀。晉書。母儀之教。光于邦俗。停食訓子。漢書。簡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于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

吏嚴而西征。李善文選註。曹大家集曰。子毅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內史。張懷瓘書斷。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恆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鍾公云。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右

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長筵。曹植名都篇。鳴嚙。禮闈。任昉王文憲集序。出入禮闈。朝夕舊館。李善註。十洲記曰。崇禮門。即尚書

黃扉。猶黃闕。禁門也。宋之問詩。龍就黃扉日。威回白簡霜。出牧。何遜詩。入朝歌。長劍出牧。盛唐。高麾。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建麾作牧。明德。故在呂向註。應旗類也。以毛為之。阜衣。漢書。京兆尹張敞上書言。敞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淳

曰。雖有五等服。歌泰山。禮記。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類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類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

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鄒。壬申至于鯉。賑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暮而卒。久留。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不可以託些。又招隱。士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唐故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榮國夫人墓誌銘

榮一本
作營誤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太常爲尙父。上有闕文桓襄之際。公子食盧。卯金故人。王子大

國。越石從事。官至中郎。曾祖士會。隋行臺侍御史。祖某。皇朝奉禮郎。父某。豪淄邛等三州刺史。持斧衣繡。威加不法。奠玉瘞帛。舉無違禮。守臨淄而齊兒不詐。去臨邛而蜀物盡留。夫人卽府君之長女。積累世之德。鍾二門之美。儀表秀整。進止詳閑。不吝保傅。動由詩禮。旣以七族冠時。遂歸齊大之偶。入持門戶。內事舅姑。枕席溫清于堂上。環珮逶迤于堂下。不脫簪珥。親當澣濯。元纁可實于筐篚。棗盛可獻于宗廟。魚軒或駕。翟菲而朝。衆婦于是修容。夫人專之以禮。克贊君子。累至大官。雅政清德。實多左右。潞州早世。深秉義方。母儀可則。庭訓不替。女史之學。多讚大家之書。衆婦之儀。盡稟夫人之法。天與盛德。不降永年。以某月日。寢疾。薨于長安善和里。享年若干。以某月日。合祔某山原禮也。子某某官。淳孝之性。泣血待盡。永惟令德。固不可泯。彰示後人。乃刊于石。銘曰。

有姜之後。或邑于盧。歷代種德。示有稱孤。從事文府。振轡長途。其一憲府持法。奉常秉禮。皇考專城。腰章郡

邸。厚德重跡。深仁繼體。其二降生哲人。其行惟惇。儀形衆庶。門冠諸姻。齊姜宋子。敢望清塵。其三君子之貳。實

聞高義。乃躬澣濯。先晨簪珥。穆及外親。敬是中饋。其母儀既峻。庭訓載揚。子以才貴。煌煌寵章。馳暉難駐。

令問空長。其壽宮既啓。高堂求寂。千秋萬古。山川松柏。紀德誌行。惟茲貞石。其

六

盧氏世系

唐書宰相世系表。盧氏出自姜姓。齊文公子高孫侯。為齊正鄉。謚曰敬仲。食采于盧。濟北盧縣是也。其後因以為氏。田和篡齊。盧氏散居燕秦之間。秦有博士敖子孫家于涿水之上。遂為范陽涿人。

伯夷

史記。舜曰。嗟。四岳有能典

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維敬。直哉。惟靜謐。正義曰。秩宗。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國云。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

卯金故人

史記。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

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高祖已定天下。欲王盧綰。為羣臣所望。及虜滅茶。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書王莽傳。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

越石從事

晉書。盧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州掾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北。依劉琨。為劉粲所虜。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

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從事中郎。

奉禮郎

唐六典。太常寺。有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

豪淄邛

唐書地理志。豪州。鍾離郡。淄川。淄川郡。俱屬河南道。邛州。臨邛郡。屬劍南道。

瘞帛

唐六典。凡祭天及日月星

辰之玉帛。則焚之。祭地及社。穢山岳。則瘞之。海濱。則沉之。

蜀物

南史。王僧孺傳。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

七族

唐會要。顯慶四年。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瓌。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澤輔。清河崔伯宗。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暉。晉趙郡李楷。凡七

姓十家不得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自爲婚姻齊大之偶持門戶古詩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元纁夏書厥篚元纁玃組孔穎達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

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緞七入爲緞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緞又再染以黑則爲緇元色在緞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元纁之法也義方左傳臣聞愛子大家後漢書扶風曹

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文府沈約到著作省謝表珥筆史觀記言

文振轡晉書崑峯振繼體左思吳都賦虞魏之昆顧陸齊姜宋子詩國風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取妻必宋之子清塵李善文選註楚辭曰聞赤松之

府振轡轡風山訪道繼體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齊姜宋子必宋之子清塵李善文選註楚辭曰聞赤松之

清塵蓋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中饋周易無攸馳暉謝朓詩馳暉不可接壽宮楚辭蹇將憺兮壽宮王逸註壽宮供神之處也貞石王巾頭陀寺碑文勝幡西振貞石南

刊劉良註貞堅也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汧一本作河誤

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姓命氏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諡漢魏以降史牒詳焉曾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護儲闈九伯剖符典司方岳典司方岳顧本作典日方兵誤今校

正。漢雄右輔實拜翁歸。左顧本作右。誤今校正。

周命僕臣。惟茲伯冏。夫人卽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有明訓。家無遺

德。蕙心執質。豈曰師成。螭首蛾眉。抑惟天與。同雲降雪。常聞柳絮之詩。獻歲發春。卽賦椒花之頌。言事姑舅。宜其家室。寢門纒闢。笄六珈而問安。擊鐘未晡。具八簋而獻饋。染朱與綠。不愆公子之衣。采藻及蘋。有甚季姜之祭。魚軒翟茀。爲諸侯之夫人。鳴珮垂環。對有國之君子。綺疏寓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持門戶。能睦族姻。誠良人之從。不嘗原獸。訓愛子之爲政。遂返池魚。言成大家之書。行爲衆婦之法。至于彈琴製賦。纂組攻書。具舉百事之能。仍居四德之外。嗚呼。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日。薨于長安平康里之私第。某月日。祔于咸陽洪瀆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空傷。奉情之神。未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禮。長子濡。前某官。次子澄。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漣漣泣血。熒熒在疚。哀纏聖善。痛七子之無依。文敘塞淵。冀九原之可識。塞顧本作塞。誤今校正。銘曰。

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兮。手如柔荑。奉初之嘉訓兮。淑德日躋。供養兮。姑舅簪珥。問安兮。先夜漏。製三纒兮。元纁。具五獻兮。籩豆。翟茀兮。錦衣。駕魚軒兮。來歸。從如雲兮。滿中闈。忽形沉兮。影絕。夫傷神兮。子泣血。慈餘澤兮。猶在。怨迴文兮。未滅。返葬兮。咸陽寒。天暮兮。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鳳凰。

汧陽郡 唐書地理志關內道隴州汧陽郡本隴東郡義寧二年析扶風郡之汧源沂陽南由安定郡之華亭置天寶元年更郡曰汧陽 **安喜縣** 唐書地理志河北道定州博陵郡有安喜縣 **貳公** 尚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

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孔安國傳副貳三公也 **執帛** 杜預左傳註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 **儲闈** 沈約彈王源文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劉良註儲闈東宮也 **剖符** 漢書高帝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

之宗 **右輔** 三輔黃圖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鄠 **翁歸** 漢書尹翁歸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特以禮好惡

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伯罔** 孔安國尚書傳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罔命 **太僕** 唐書百官志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蕙心純質** 鮑照蕙城賦東都妙

姬南國麗人蕙心純質玉貌絳唇張銑註蕙香草喻美也純輕細綺也言妙姬佳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 **螭首蛾眉** 詩國風螭首蛾眉集傳云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同雲** 詩小雅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集傳云同雲雲世說謝太傅塞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一色也 **柳絮**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獻歲發春** 楚辭獻

兮汨吾南征王逸註言歲始來 **椒花** 晉書劉琨妻陳氏者聰辯能屬文嘗正且獻椒花頌其辭曰旋穹周迴三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 **朝蓬建** 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言事姑舅** 庚信周夫人鄭氏墓誌銘及乎 **宜其家室** 詩周南之子于 **寢門** 孔穎達禮記正義 **筭六珈** 詩國風君子偕老副筭六珈毛萇傳云筭衡作配君子言事舅姑 **宜其家室** 鄭宜其家室 **寢門** 寢門最內門也 **筭六珈** 筭也珈筭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穎達

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伯罔** 孔安國尚書傳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罔命 **太僕** 唐書百官志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蕙心純質** 鮑照蕙城賦東都妙

姬南國麗人蕙心純質玉貌絳唇張銑註蕙香草喻美也純輕細綺也言妙姬佳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 **螭首蛾眉** 詩國風螭首蛾眉集傳云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同雲** 詩小雅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集傳云同雲雲世說謝太傅塞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一色也 **柳絮**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獻歲發春** 楚辭獻

兮汨吾南征王逸註言歲始來 **椒花** 晉書劉琨妻陳氏者聰辯能屬文嘗正且獻椒花頌其辭曰旋穹周迴三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 **朝蓬建** 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言事姑舅** 庚信周夫人鄭氏墓誌銘及乎 **宜其家室** 詩周南之子于 **寢門** 孔穎達禮記正義 **筭六珈** 詩國風君子偕老副筭六珈毛萇傳云筭衡作配君子言事舅姑 **宜其家室** 鄭宜其家室 **寢門** 寢門最內門也 **筭六珈** 筭也珈筭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穎達

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伯罔** 孔安國尚書傳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作罔命 **太僕** 唐書百官志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蕙心純質** 鮑照蕙城賦東都妙

姬南國麗人蕙心純質玉貌絳唇張銑註蕙香草喻美也純輕細綺也言妙姬佳人嬌美之心輕細之質 **螭首蛾眉** 詩國風螭首蛾眉集傳云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 **同雲** 詩小雅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集傳云同雲雲世說謝太傅塞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一色也 **柳絮**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獻歲發春** 楚辭獻

兮汨吾南征王逸註言歲始來 **椒花** 晉書劉琨妻陳氏者聰辯能屬文嘗正且獻椒花頌其辭曰旋穹周迴三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 **朝蓬建** 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 **言事姑舅** 庚信周夫人鄭氏墓誌銘及乎 **宜其家室** 詩周南之子于 **寢門** 孔穎達禮記正義 **筭六珈** 詩國風君子偕老副筭六珈毛萇傳云筭衡作配君子言事舅姑 **宜其家室** 鄭宜其家室 **寢門** 寢門最內門也 **筭六珈** 筭也珈筭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穎達

正義首服副飾而著衡

八籩

周禮夫人致禮

采藻

詩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屬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季姜

季姜恐是季蘭之訛按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

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杜預註以季蘭為服蘭之女孔穎達正義云詩言季女而此言季蘭謂季女服蘭草也案宣三年傳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知是女之服蘭也

青帳

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

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不嘗原獸

列女傳楚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內王改過勤于政事左傳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杜預註原野也

返池魚

孟仁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纂組

楚辭纂組綺縞結琦璫些王逸註纂組綬類也漢書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粹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云許慎云纂赤組也

四德

後漢書九嬪掌教四德章懷太子註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

奉倩

裴松之三國志註荀彧字奉倩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彧子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傳噉往嗒祭

榮不哭而神傷蝦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榮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

莊周

莊子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慟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

于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癸癸在疚

詩周頌遭家不造嫫嫫在疚鄭康成箋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嫫嫫然孤特在憂病之中陸德明音釋嫫其傾反崔本作癸

聖善

詩國風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塞淵

詩國風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毛萇傳塞實也淵深也孔穎達正義其心誠實而深遠也

九原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據鄭康成註本是地名晉卿大夫之墓地在焉後人因之概呼墓地为九原矣

齊侯之子

詩國風碩人其頤衣錦裝

衣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

凝脂柔美

詩國風手如柔
膚如凝脂

日躋

詩商頌聖敬日躋
毛萇傳躋升也

三纒

禮記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及良日夫
人纒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纒說文纒

繹繭爲
絲也

五獻

左傳及享具五獻之遷豆于幕下
杜預註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

中闈

陸士衡詩哀
響沸中闈

梧桐半死

枚乘七發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
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

湍流迴波又澹淡
之其根半死半生

王右丞集卷二十七

哀辭祭文連珠判十五首

宋進馬哀辭

并序

宋進馬者。中書舍人宋公之子也。公無弟兄。子一而已。文則有種。顧本作交。則有擇。德亦惟肖。忽疾倏逝。醫不及視。

宋公哀之。他人悲之。故爲詞曰。

青春涉夏兮。衆木藹以繁陰。連金華與玉堂兮。宮闈鬱其沉沉。百官並入兮。何語笑之啞啞。君獨靜默以傷心。草王言兮。不得辭。裁悲減思兮。少時。裁。劉本作我。僕夫命駕兮。出闔閭。歷通達。陌上人兮。如故。識不識兮。

往來。眼中不見兮。吾兒。驟紫駟兮。從青驪。低光垂彩兮。恍不知其所之。闢朱戶兮。望華軒。意斯子兮。候門。忽思瘞兮。城南。心督亂兮。重昏。仰訴天之不仁兮。家惟一。身止一子。何引嗣之不繁。就單尠而又死。將清白兮。遺誰。問詩禮兮。已矣。哀從中兮。不可勝。哀。舊本作變。非。豈暇料餘年兮。復幾。餘。一作天。日黯黯兮。頽暉。頽。一作隕。烏翩

翩兮疾飛。邈窮天兮不返。疑有日兮來歸。靜言思兮永絕。復驚叫兮沾衣。驚一作號客有弔之者曰。觀未始兮有物。同委蛻兮胡悲。且延陵兮未至。况西河兮不知。學無生兮庶可。幸能聽于吾師。

金華 漢書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 **沉沉** 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也。 **啞啞** 周易笑言啞啞孔穎達正義啞啞笑語之聲也。 **草**

王言 唐六典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及匱書册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 **僕夫** 毛萇詩傳僕夫御夫也。 **通達** 謝靈運詩密親歷華苑軒薨飭通達。 **替亂** 楚辭恍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

潘岳寡婦賦思纏綿以替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呂向註替亂迷惑也。 **重昏** 楚辭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王逸註昏亂也。 **窮天** 鮑照凌煙樓銘重樹窮天通原盡目。 **靜言思** 詩國風靜言思之寤辟有標鄭康成箋言我也。

未始有物 莊子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表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委蛻** 莊子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郭象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延陵**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揅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子禮也其合矣乎。 **西河** 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祭兵部房郎中文 爲人作。

維載月日朔。某官某乙。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房公之靈。嗚呼。君子之才。周而不器。苟求行道。未嘗私身。沉靜好謀。話言必雅。往歲穀貴。關輔阻饑。眷命自天。發廩以賑。中朝之使。屬之鄙夫。不敢自賢。請子爲介。匹夫嫠婦。黃口之孤。鍾釜之施。罔不必當。舉無棄粒。野有頌聲。國家厭兵革。苦徵戍。大召浮食。以靖國人。名字單車諭旨。萬里窮磧。西度赤坂。館于烏孫。形勞者病。神勞則天。棄成功于末路。未復命而言謝。死不廢命忠也。尸而加紳寵也。我盟而撫子。瞑受含。求仁得仁。其誰不死。玉關之下。素車威遲。愁雲晝聚。白雪春下。絳旄從風。車徒行哭。至上京而不駐。將返葬于關東。河活活而東注。天慘慘而悲風。道路猶長。子實途窮。人世如舊。子實成空。我有旨酒。以飲以餞。想像明德。歔歔出涕。尙饗。

關輔

鮑照詩。家世宅關輔。李善註。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

阻饑

虞書。黎民阻饑。孔安國傳。阻難也。衆人之難在于饑。

以靖國人

左傳。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烏孫

漢書西域傳。烏孫國大昆彌治。

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我盟而撫子。瞑受含。

左傳。苟偃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于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

如河。乃

玉關 太平寰宇記。玉門關。在沙州。

威遲

顏延年詩。隱憫徒御悲。威遲

絳旄

賀循葬禮。杠今之旄也。古以緇布爲之。絳繪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

活活

詩。國風。河

瞑受含。

壽昌縣西南一百十八里。

良馬煩

呂向註。威遲。馬行貌。

絳旄

爲之。絳繪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

活活

詩。國風。河

水洋洋。北流活活。

我有旨酒 詩。小雅。我有旨酒。

毛萇傳。活活。流也。

我有旨酒 詩。小雅。我有旨酒。

嘉賓式燕以敖。

爲楊郎中祭李員外文

維載月日朔行尙書司勳郎中賜緋魚袋楊元璋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左司員外郎李公之

靈嗚呼大朴難名大辨若訥泊兮無兆汎然隨物泊願本作治誤今校正直而好學敏以從事行隱于寡言文成于沉

醉澡身浴德唯仁與義讀書甚解作賦彌工麗詞秀務奧義元通記言西掖起草南宮第五將姪伏波事

嫂食先與甘衣必讓好口嘗其糲身席于藁結友一言同官一日徇我朋好忘其身恤豈惟攜手亦將加

膝明明天子惟賢是思恨馮唐之已老喜相如之同時罷刊書于虎觀將載筆于鳳池嗚呼病時七啓臥

內一訣痛乾坤而忽窮嗟古今而長絕永言北首返葬東周何夫子之適去同衆人之若休歷千門而行

哭動九陌而增愁馬悲鳴而笳咽雲寡色而風秋元璋等或結髮舊遊比肩同列悲薤歌之首路哀柳車

之就轍嗟無見而空來痛不知而成列嗚呼哀哉尙饗

司勳郎中

唐六典吏部有司勳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緋魚袋

總見二十二卷金魚袋註內

清酌

禮記凡祭宗廟之禮酒曰清酌孔穎達正義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徹可斟酌也

少牢

鄭康成周禮註羊豕曰少牢

左司員外郎

唐六典尙書省有左司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大辯若訥

老子大辯若訥河上公註大辯者智無疑如訥者口無辭

泊兮無兆

老子我獨泊兮其未兆河上公註我獨泊然安靜未有所欲之形兆

沉醉

晉書帝讓九錫公卿將勳進使阮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時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澡身浴德

禮記儒有澡身而浴德孔穎達正義澡身謂能澡潔其身不染濁也

浴德謂沐浴于德。以德自清也。唐六典中書省有起居舍人二人。從六品上。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記時政之損益。年終則授之于國史。註云。起居舍人因起居注而名官焉。古者人君言則右史書之。即其任也。李蓋嘗爲中

書舍人者。**西掖**西掖即中書省。詳見二卷東掖垣註中。**起草**見十一卷建禮門註中。**第五將姪**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

私。**伏波事嫂**後漢書馬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建武十七年。璽書拜援伏波將軍。**加膝**禮記。進人若將加諸膝。**七啓**成按。枚乘作七發。設言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

之作七啓。然非疾病事。**東周**史記索隱。按高誘曰。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適去**見三卷懸解註中。**若休**賈誼服賦。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註。休。息也。**九陌**三輔遺事。長安八街九陌。**雲寡**

色江淹恨賦。隴雁少飛。岱雲寡色。**比肩**戰國策。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薤歌**古今註。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

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首路**顏延年詩。改服飭徒旅。首路踰險巖。

潘勗九錫文王師首路。威風。**柳車**韻會。輶。喪車也。通作柳。釋名。喪車。其蓋曰柳。服虔曰。先逝。李善註。廣雅。首向也。東郡謂廣轍車爲柳。李奇曰。大牛車。鄧展曰。喪車也。

爲兵部祭庫部王郎中文

惟公宏量碩德。抱義戴仁。早離我見。常守吾真。朝稱端士。世謂淳人。夏官之職。惟賢是寄。旣節五官。兼選騎士。宿衛扞城。必由茲地。速應爲敏。平分是貴。決遣先馳。曹無留事。嗚呼。積善無慶。寢疾彌留。唐肆求馬。

夜壑藏舟。深悟幻境。獨與道遊。死而不忘。魂兮若休。嗚呼。某等何幸。得備官屬。泰然若春。温兮如玉。去德何永。事生何促。五情如喪。百身不贖。敬薦醴牢。哀哀慟哭。尚饗。

庫部郎中

唐六典。兵部有庫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掌邦國軍州之戎器機仗。及冬至元正之陳設。并祠祭葬之羽儀。諸軍州之甲仗。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

我見

華嚴經。遠離我。見無有我想。

夏官

杜氏通典。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誥禁。以私邦國。領校人牧。司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

五官

淮南子。兵略訓。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并窺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于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于將也。猶身之有股。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

騎士

漢書百官公卿表。屯騎校尉掌騎士。

宿衛

後漢書百官志。凡郎官皆宿衛。屯騎校尉掌騎士。宿衛諸殿門。

彌留

周書顧命篇。病日臻。既彌留。孔安國作久留解。

唐肆求馬

莊子。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

馬于唐肆也。郭象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恆無駐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女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女安得有之。

夜壑藏舟

莊子。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

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道遊

淮南子。循天者與道遊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

如玉

詩國風。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孔穎達正義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

五情

曹植上黃躬廳

詔詩表。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劉良註。五情。喜怒哀樂怨也。

為人祭李舍人文

年月日某。以茶藥之奠。祭于故舍人李公之靈。嗚呼。見人多矣。未有如子。生于德門。長于貴里。名高江夏之童。童。顧本作重。今校正。貌奪河陽之美。行比曾顏。才兼文史。含恣輕肥。仰偃執綺。惡如涕唾。棄如塵滓。比布衣以同

年。甘蔬食而沒齒。嗚呼。深入度門。高居道源。獨一靜處。寂默無言。待草誠之真性。歸化光之法尊。曠無淨染。頓離塵根。豈期昨日分首。別離未久。萬法皆空。一生何有。無餘涅槃。應無所受。無漏智慧。斯為不朽。予以凡情。哀哀其後。世相謂然。道心斯醜。敢不從俗。子其無咎。

德門

南史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恆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元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

江夏

後漢書。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河

陽

按晉書。潘岳美姿儀。嘗爲河陽令。

淨染

成唯識論。染謂虛妄。遍計所執。淨謂真實。圓成實性。

無漏智慧

涅槃經。我以無漏智慧。熾火燒彼衆生。諸煩惱結。翻譯名義。摩訶云。決定審理。謂之智造。心分別。謂之慧。天台云。善入佛法名慧。巧

用佛法
名智。

爲人祭某官文

惟公宏量碩德。寡言敏行。直而能婉。和而不競。□儒墨爲鋒鏑。在顏冉之季孟。白雲刑官。繡衣使者。時無冤人。路多避馬。旣踐文昌。來司武庫。冀翟車之高足。爲鳳池之先路。豈期位薄德崇。才遠途窮。拜命之時。初一朝于北闕。移疾于外。不再入于南宮。嗚呼。哀輓悲笳。寒天疎木。宅不卜地。耐于故塋。家無餘財。斂以

時服弟難會葬兒未及哭其營護而奠遺惟甥姪與姻族某嘗同官實喜良友仰德彌高立言不朽居常接膝未忍分手况永訣兮無期向空筵而灑酒尙饗

白雲刑官

服虔左傳註黃帝以雲名官蓋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緇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

繡衣使者

漢書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漢書蕭望之傳其後奸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

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與兵擊之

無冤人

漢書于定國傳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

武庫

唐書百官志庫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戎器鹵簿儀仗元日冬至陳設祠祀喪葬辯其名數而供焉凡戎器色別

而異處以衛尉幕士暴涼之京衛旗畫蹲獸立禽行幸則給飛走旗凡諸衛儀仗以御史洩其皮掌武庫器仗則兵部長官洩其修完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假甲纛旗幡稍諸衛給弓千牛給甲

翟車

按周禮翟車乃王后親桑所乘者非臣子所用疑翟字有

立言不朽

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爲羽林將軍祭武大將軍文

維年月日將軍某等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于故大將軍武公之靈嗚呼武公命代出羣氣蓋朔方勇冠六軍生長下國聲聞上天天子壯之命居北門北門伊何國之重寄羽林孤兒旄頭突騎罔不畢勸爲之元帥帝在紫微與君爲衛身恆披堅手不捨銳出乘天駟入並東第同官爲寮出入五世顧我軍旅凜然遺風一日之長萬夫之雄身雖有極德不可窮嗚呼門館蒼黃風景淒涼櫪馬悲鳴角弓不張弔客接武哭聲滿堂嗚呼凡人有喪匍匐斯救况我武公屢及其靈盟而撫之哈玉當受敢不嗣事如公之舊

羽林將軍

唐六典左右羽林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掌統領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以統諸曹之職若大朝會則率其儀仗以周衛階陛若大駕行幸則夾馳道而為內仗凡飛騎每月番上者皆據其名歷

而紀于所職其飛騎或有勅上南衙者則大將軍將軍承墨勅

白移于金吾引駕仗引駕仗官與監門奏覆又降墨勅後得入

朔方唐書地理志關內道有夏州朔方郡

羽林孤兒

漢書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

兒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為施頭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

突騎

漢書龜錯傳輕車突騎師古註突騎言其馳銳可用

施頭

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誓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施頭騎使先驅

紫微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

披堅

漢書高帝紀朕親披堅執銳自帥士

衝突敵人也後漢書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章懷太子註突騎言能衝突軍陣

紫微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

披堅

漢書高帝紀朕親披堅執銳自帥士

卒犯危難平暴亂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

同官為寮

左傳荀林父曰同官為寮

匍匐救斯

詩國風凡民有喪匍匐救之鄭康成箋匍匐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尙盡力救之

及霑

左傳三造及溜而後

視之孔穎達正義曰溜謂簷下水溜之處古字霑與溜通用

為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嗟爾勇健表為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轂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

象弧雕服。戈舂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鞬白首。蹉跎塞雲。死于神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驚。長天積雪。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踟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既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歔歔。尙饗。

牙門

按杜氏通典。牙門將。冠服與將軍同。魏文帝黃初中。置明帝以胡烈爲之。又王隱晉書云。陸機少襲父爲牙門。吳重武官故也。晉惠帝特置四部牙門。以汝南王祐爲之。蜀以趙雲爲之。唐時無此官名。疑是軍中私署之職。如押衙虞候之類。一時稱謂爾。

爾。

陸機詩。胡馬如雲。屯越騎亦星羅。

橫挑強胡

漢書。司馬遷傳。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李善註。臣瓚曰。挑。挑敵來戰也。古謂之致師。

飲馬

左傳。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

全齊大族

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爲崔氏。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是也。

戈舂其喉

左傳。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播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于子駒之門。

矢集其目

左傳。楚君以鄒故。親集矢于其目。

餘勇

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狗齊壘。曰。欲勇者。買余餘勇。

腰鞬

徐陵。

與楊僕射書。佩彈腰鞬。

前旌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行漏抱刻。前旌載寫。

代馬

韓詩外傳。詩云。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今本韓詩外傳。無此文。見李善文選註中。

悲鳴踟顧

潘岳寡婦賦。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

鳴而踟顧。劉良註。踟。踟躕。顧。顧盼。不前也。

爲王常侍祭沙陁鄯國夫人文

維年月日朔。河西節度使左散騎常侍王公遣總管石抱玉以酒牢之奠。致祭于故沙陁鄯國夫人之靈。嗚呼。惟此淑德。降于異域。至性不師。天姿靡飾。禮容詎假于環珮。工藝非因于組織。行閨訓于穹廬。成母儀于蕃國。懿此清範。夫人之則。沙陁令門。外家之力。嗚呼。夫人歸命。干戈遂寢。子孫扞城。國家高枕。居之右地。革其左衽。散辮垂鬟。解裘衣錦。嗚呼。降年不永。遠日方臨。寂矣高堂。飲珠含玉。哀哉貴女。刃面摧心。嗚呼。聖朝命我。護此諸蕃。夫人所出。天子加恩。能守漢制。不効夷言。馬無北首。車必南轅。教義所及。忠信彌敦。寶嘉內訓。用潔斯樽。尙饗。

沙陁

唐書沙陁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始突厥東西部分治烏孫故地。與處月處蜜雜居。貞觀七年。太宗以鼓譟立利鄰咄陸可汗。而族人步眞歛望謀并其弟彌射。乃自立。彌射既特勒劫越之子賀魯。統之西突厥。霽彊內相攻。其大酋乙里咄陸可汗建廷。

鐵易山之西。號北廷。而處月等又隸屬之。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陁。故號沙陁突厥云。咄陸寇伊州。引二部兵圍天山。安西都護郭孝恪擊走之。拔處月俟斤之城。後乙里可汗敗奔吐火羅。賀魯來降。詔拜瑤池都督。徙其部廷州之英賀城。處月朱邪闕俟斤阿厥亦請內屬。永徽初。賀魯反。而朱邪孤注亦殺招慰使連和。引兵據牢山。于是射脾俟斤沙陁那速不肯從。高宗以賀魯所領授之。明年弓月道總管梁建方契苾何力引兵斬孤注。俘九千人。又明年廢瑤池都督府。即處月地。置金滿沙陁二州。皆領都督。賀魯亡。安撫大使阿史那彌射次伊麗水。而處月來歸。乃置崑陵都護府。統咄陸部。以彌射爲都護。龍朔初。以處月酋沙陁金山從武衛將軍薛仁貴討鐵勒。授墨離軍討擊使。長安二年。進爲金滿州都督。累封張掖郡公。金山死。子輔國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廷。率

其下入朝。開元二年。復領金滿州都督。封其蕃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高枕。漢書。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右地。按漢書。匈奴傳。有母鼠尼施為鄰國夫人。輔國累爵永壽郡王。查見各以其所貴實為擊。左地。右地。蓋其國

制。王侯大將皆分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刃面。隋書。突厥列傳。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邊輟號呼。以刀割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擢心。潘岳寡婦賦。少

伶俖而偏孤兮。南轅。左傳。令尹痛切怛以摧心。南轅反施。

奉和聖製聖劄賜宰臣連珠詞五首應制。原註。時為車部員外。

臣聞大名馭寓。天地同符。間氣佐時。君臣協德。故千年聖主。唐帝撫其寶圖。七德諸侯。周公為之元老。

連珠。傳元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于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大

明。詩大雅。有大明之章。鄭康成箋云。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孔穎達正義云。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于民。化有廣狹。文王則纘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千年聖主。庾信徵調

曲。聖人千年始一生。元老。詩小雅。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毛萇傳。元黃河千年始一清。大也。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曰天子之老。

臣聞有其才者效其職。重其任者竭其能。故樂播大風。乃能調四氣。身騎列宿。于是運三光。

樂播大風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四氣

體記動四氣之和孔穎達正義動四氣之和者謂感動四時之氣序之和平使陰陽順序也

臣聞先天不違德合于上事君盡力功濟于下故君臣同體于大道庶人以康億兆宅心于至仁萬邦乃固

臣聞形之端者影必隨焉聲之善者響必應焉故偃武修文皇天降之善氣薄賦省役后土報以豐年臣聞宣至理者文懸之于日月表聖言者字動之以烟雲故虞舜作歌徒施于典策伏羲畫卦未類于昭回

懸之日月

揚雄答劉歆書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虞帝作歌

虞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宮門誤不下鍵判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對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通阡陌宵禁姦非眷彼闈人實司是職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廡中唯通赭馬之跡是乃不施金鍵空下鐵關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王者無外有輕魚輪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註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于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于臧紇固當無疑必實嚴科

安上門

長安志。皇城南面三門。正南曰朱雀門。東曰安上門。西曰含光門。

設險守國

見周易坎卦。

金城

史記。金城千里。索隱曰。金城言其實且堅也。

四關

虞書。關四門。

關人

鄉廣成周禮註。關人司昏農以

啓閉者。

狐白裘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

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

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

王者無外

公羊傳。王者無外。

臧紇

左傳。季孫怒。命攻藏氏。藏孫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郟。

王右丞集卷二十八

論畫三首

畫學祕訣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南西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峯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庄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鑿處。泓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于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杉。觀樓閣。遠景烟籠。深巖雲鎖。酒旗則當路高懸。客帆宜遇水低掛。遠山須宜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塔頂參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下。茅堆土埠。半露簷廡。草舍廬亭。略呈橋檣。○山分八面。石有三

方閒露切忌芝草樣。○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現二尺長。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石。隱隱如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是訣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兩頭。樹看頂額。水看風脚。此是法也。凡畫山水。平夷頂尖者巔。峭峻相連者嶺。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者川。兩山夾道。名爲壑也。兩山夾水。名爲澗也。似嶺而高者。名爲陵也。極目而平者。名爲坂也。依此者。相知山水之髣髴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辯清濁。定賓主之朝揖。列羣峯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掩抱。寺舍可安。斷岸坂堤。小橋可置。布路處則林木。岸絕處則古渡。水斷處則烟樹。水闊處則征帆。林密處則居舍。臨巖古木。根斷而纏藤。臨流石岸。欹奇而水痕。凡畫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有葉者枝嫩柔。無葉者枝硬勁。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土上者。根長而莖直。生石上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有雨不分天地。不辯東西。有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樹頭低壓。行人傘笠。漁父蓑衣。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霧霏微。山添翠潤。日近斜暉。早景。則千山欲曉。霧靄微微。朦朧殘月。氣色昏迷。晚景。則山銜紅日。帆捲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春景。則霧鎖烟籠。長烟引素。水如藍染。山色漸青。夏景。則古木蔽天。綠水無波。穿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鴻秋水。蘆鳥沙汀。冬景。則借地爲雪。樵者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或曰烟籠霧鎖。

或曰楚岫雲歸。或曰秋天曉霽。或曰古塚斷碑。或曰洞庭春色。或曰路荒人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山藉樹而爲衣。樹藉山而爲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須顯樹之精神。能如此者。可謂名手之畫山水也。

石刻二則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展或大或小之圖。寫百里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已有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位唯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村好着。數株樹以成林。枝須抱體。一水通而瀑瀉。泉可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疏疏。唯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通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拔千尋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鎖處。泓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茲地樓閣偏宜。柳映人村。但把烟暝。酒旗則當途高掛。客帆宜雲水低張。遠山須要低排。近樹唯宜拔迸。手親筆硯之外。未嘗虛度光陰。有時餘暇。除此縈絆。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先生疊苑之間。意同斯矣。無隱友人。求予畫。遂書之也。太原王摩詰集古堂記。

吾友薛無隱。長安人。少有志操。旣冠不復應舉。學行聲名。西北士人甚高之。以飲酒吟詩爲樂。日道千首。而不勞。酒飲一石而不醉。自稱逍遙子。累求予戲墨。十三年。許之長沙。一見告行。掃之小軸。四時之景。以

償前願。長安有好事者。無隱也。此畫能飽人矣。能醉人矣。但饑渴時。聊展而有驗矣。太原王維。

石刻在關中。前後有薛氏家藏。并太原王維之記二印。後有唐賢題名云。洛州刺史徐嶠之。節度使孫志真。杭州刺史杜濟。壽州刺史張鑑。祕書監陸齊望。臨汝太守韋斌。朝議大夫徐浩。節度使李元諒。節度使李昌言。節度使李祐。節度使李聽。節度使何進滔。吏部尚書高元裕。御史中丞裴贍。節度使韋正貫。節度使樊澤。祕書丞王守真。汀州刺史沈珍。少府監胡況。有唐十九名賢。前後皆閱摩詰畫。嘗題。又有高陽沈光庭跋曰。得此圖并書迹。及唐賢觀題。遂排列刊石于永興嘉祐二年八月十五日題。

成按。焦竑經籍志。有王維山水論一卷。集中無之。後閱說郛。至九十一卷。有王維所著畫學祕訣一篇。知焦氏所稱。即此是矣。焦氏蓋本之王世貞畫苑。泊詹景鳳著畫苑補益探錄後一則。作荆浩畫山水賦。後之評題繪事者。援引摘句多稱王維。不稱荆浩。然考其辭語。殊不類盛唐人。況維文章筆墨冠天下。宜有絕妙好辭。以寫其胸中所得之祕。傳爲模範。以啓佑後人。乃卑卑無甚雋言。其爲後人所託。又何疑焉。石刻二則。其前一則。與祕訣中首則。微有異同。後一則。語亦凡近。不能佳。殆非維眞筆也。東觀餘論云。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蓋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于屋壁。是可嘆也。嗟夫。畫既僞矣。其題記。又安見爲眞哉。顧其傳世已久。姑且存之。別爲一卷。以殿于詩文之後。俾愛奇之士。無嘆其闕略焉耳。至宋韓拙山水純全論。中引右丞之言。有路欲斷而不斷。水欲流而不流之句。又有松不離于弟兄。謂高低相亞。亦有子孫。謂新枝相續。數語。苦無全文可稽。并附識于此。以爲談繪事者之考則焉。

王右丞集卷末

附錄三條

詩評

計五十二則

王右丞集十卷。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于弟縉。哀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以爲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于它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略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雉朝雊。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它無聞于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間。

別圃維後表為清源寺終墓其西。文獻通考

粵若王維王昌齡儲光羲等三十五人皆河嶽英靈也。殷璠河嶽英靈集序

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顯王右丞維復崛起于開元天寶之間。獨孤及左補闕安定皇甫公集序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于道舉哉。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

右丞蘇州趣味澄奩若清流之貫達。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

為詩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詩人玉屑

臞翁詩評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詩人玉屑

王摩詰詩渾厚閒雅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也。西清詩話

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作詩而不能畫從容二子之間者王右丞也。詩話總龜

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歐陽修書
梅聖俞藁

後。

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後山
詩話。

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爲第一。老杜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又云吾憐孟浩然。皆公論也。

許彥
周詩

詩非苦吟不工。信乎古人如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雲仙
散錄。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至其詞不迫而味甚長。雖蘇州亦不及也。

歲寒堂
詩話。

王維詩。典重靚深。學者不察。失于容冶。

木天
禁語。

王維之作。如上林春曉。芳樹微烘。百囀流鶯。宮商迭奏。黃山紫塞。漢館秦宮。芊綿偉麗。于氤氳杳渺之間。真所謂有聲畫也。非妙于丹青者。其孰能之。矧迺辭情閒暢。音調雅馴。至今人師之誦之。爲楷式焉。史鑑類編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聖教。而卷說唐詩

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哉。人心係則難脫。空同子

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詩豐縟而不華靡。孟詩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儉枯瘠之病。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縟。而又以華靡掩之。故子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麓堂詩話

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西麓周氏

晁補之云。右丞妙于詩。故畫意有餘。余謂右丞精于畫。故詩態轉工。鍾伯敬有云。畫者有烟雲養其胸中。

此是性情文章之助。劉十鑄
文致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耶。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奉崔圓。而不欲言耶。韻語
陽秋

成按右丞詩文。因天寶之亂。十不存一。安知其生平無琵琶詩耶。此與杜子美集中無海棠詩。遂謂子美母名海棠者。其妄誕無異。真足令人一噓。至于崔興宗寫真之詩。前身應畫師之句。現存集中。而謂其無畫詩。殆所謂不知子都之姣者歟。

右丞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帶字當字極佳。非得畫中三昧者。不能下此二字。青軒
詩緝

王右丞五言。有絕佳者。如瓜園贈裴十一。廸納涼。濟上四賢詠諸篇。格調既高。而寄興復遠。卽古人詩中。亦不能多見者。今選詩者。俱不之取。獨以西施詠之類入選。此不知何謂。四友齋
叢說

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行到水窮處。云云。顧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

疾。苕溪漁
隱叢話

右丞終南別業詩。有一唱三嘆。不可窮之妙。如輞川孟城坳。華子岡。茱萸泚。辛夷塢等詩。右丞唱。裴迪和。雖各不過五言四句。窮幽入元。學者當自細參則得之。瀛奎律髓

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尙把之句。因用爲韻。賦古風十首。陸放翁劍南詩稿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

矣。且王語渾含勝崔。楊聲菴詩品

王摩詰燕子龕詩。雄奇蒼鬱。非以李咸熙之筆寫之不可。芥子園畫傳

韋給事山居詩。善用韻。曾登二韻。險而無蹟。羣山入戶。登一句尤奇。比之王介甫。兩山排闥送青來。尤簡

而有味。瀛奎律髓

右丞詩。長于山林。河明閭井間。一聯。詩人所未有也。牧童田犬句。尤雅淨。瀛奎律髓

右丞漢江臨汎詩。中兩聯皆言景。而前聯尤壯。足敵孟杜岳陽之作。瀛奎律髓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極俊語。却入畫三昧。

身州山人藁

朱叔重嘗曰。王右丞水田白鷺。夏木黃鸝之詩。卽畫也。李思訓數年。吳道元一日。其工夫學力所到者。畫

卽詩也。

鐵網
珊瑚

五言絕句。當以王右丞爲絕唱。

四友齋
叢說

摩詰輞川詩。余深愛之。每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

朱子
語錄

朱文公曰。律詩如王維。韋應物輩。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公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

林鶴

玉
露

山下孤烟遠村。天邊獨樹高原。非右丞工于畫道。不能得此語。米元暉猶謂右丞畫如刻畫。故余以米家

山寫其詩。

畫禪室
隨筆

六言絕句。如王摩詰桃紅復含宿雨。及王荆公楊柳鳴蜩綠暗。二詩最爲警絕。後難繼者。玉林詩話。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

傲睨閒適于其間也。詩人玉屑。

曾子固謂蘇明允之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雖春秋立言。亦不過如是。概而論之。惟明允可以

當此。非子固亦不能形容至此也。魯直以摩詰六言詩。方得其法。乃真知摩詰者。惟其能知之。然後能發

明其祕要。須咀嚼久。始信其難。然則何獨詩邪。凡落筆皆能如明允。斯可與論文矣。姑溪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尙

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如此。豈減晉人邪。楊升菴文集。

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幾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晝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

間闊之久也。嘉泰辛酉五月六日。龜堂南窗書。陸游跋王右丞集。

論近體者。必稱盛唐。若藍田王右丞維。亦其一也。其爲律絕句。無問五七言。皆莊重閒雅。渾然天成。至于

古詩句本冲澹。而興則悠長。諸詞清婉流麗。殆未可多訾。楊伯謙選唐詩論次其尤。載在正音。而晦翁先生考定楚辭後語。亦存其山中人等作。良有以邪。詩凡六卷。并附裴廸諸人詩。共若干卷。劉須溪蓋嘗校之。宋元舊刻。歲遠不存。近刻于蜀。字畫頗舛。謬脫落。夔以督贊分司。迎鑾公暇。特加披閱。粗爲辯正。遂出俸資之餘。令善小楷者書之。鏤人翻刻如本。用裨詩壇採覽之便。

廣信呂夔王
右丞集序

高棟選唐詩品彙。五古七古。以王維爲名家。五律七律五排五絕。以王維爲正宗。七絕以王維爲羽翼。其五古敍云。詩莫盛于唐。莫備于盛唐。論者推李杜二家爲尤。其間又可名家者十數公。至如子美所贊詠者。王維孟浩然。所友善者高適岑參。乾元以後。劉錢接蹟。韋柳光前。人各鳴其所長。今觀襄陽之清雅。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江寧之聲俊。高達夫之氣骨。岑嘉州之奇逸。李頎之冲秀。常建之超凡。劉隨州之閒曠。錢考功之清贍。韋之靜而深。柳之溫而密。此皆宇宙山川英靈間氣。萃於時以鍾於人者也。七古敍云。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李杜而下。論者推高岑王李崔顥數家爲勝。竊嘗評之。若夫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乎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尙矣。至於沉鬱頓挫。抑揚悲壯。法度森嚴。神情俱詣。一味妙悟。而佳句輒來。遠出常情之外。之數子者。與李杜並驅而爭先矣。五律敍云。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氣象雄逸。孟襄陽興致清遠。王右丞詞意雅秀。岑嘉州造語奇峻。高常侍骨格渾厚。七律敍云。盛唐作者。雖不

多而聲調最遠。品格最高。賈至王維岑參早朝倡和之作。當時各極其妙。王之衆作尤勝諸人。五言排律。敍云。開元後。作者之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爲多。而孟襄陽高渤海實相與並鳴。五言絕句。敍云。開元後。獨李白王維尤勝諸人云云。

唐人倡和之詩。多是感激。各臻其妙。如早朝大明宮。杜甫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王維云。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登慈恩寺塔詩。杜甫云。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俯視同一氣。焉能辨皇州。高適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茫茫。五陵鬱相望。岑參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此類甚多。是皆雄渾悲壯。足以凌跨

百代。唐詩品彙。

李林甫瑤嶽應制曰。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後開。兩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爲法。王摩詰送邱爲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疊用數目字。不爲病也。詩家直說。

絕句如王摩詰。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與渭城朝雨一。篇。韋應物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皆風人之絕響也。詩家

直說

詩人之詩。字句不苟。王維諸人是也。才子之詩。句字章法。若罔聞知。李白諸人是也。困學之詩。格調詞意。匠心措置。杜甫諸人是也。閒適之詩。并詩俱忘。陶潛諸人是也。雅。彈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如杜詩。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李詩。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摩詰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濃。近而遠。可爲知者道也。李杜詩緯

律詩貴工於發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此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下卽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下卽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下卽云高風漢陽渡。初日郢山門。錦瑟怨遙夜。繞絃風雨哀。下卽云孤燈聞楚角。殘月下章臺。此皆轉石萬仞手也。分廿餘話。

王右丞文集十卷。寶應二年正月七日。王縉搜求其兄詩筆十卷。隨表奉進。此刻是麻沙宋板。集中送梓州李使君詩。亦如牧翁所跋。作山中一半雨。樹杪百重泉。知此本之佳也。讀書敏求記。

元肅以下詩人其數什百。語盛唐者唯高王岑孟四家爲最。語四家者唯右丞爲最。其爲詩也。上薄騷雅。下括漢魏。博綜羣籍。漁獵百氏。于史子蒼雅。緯候鈴決。內學外家之說。苞并總統。無所不闕。郵長于佛理。故其摛藻奇逸。措思冲曠。馳邁前筴。雄視名儔。凡今長老薦紳之屬。工爲詩者。恆嗟賞而雅崇之。殆與耳。

食無異。

顧起經題王右丞詩箋小引。

畫錄 計一百十九則

王維字摩詰。開元初擢進士。官至尙書右丞。唐史自有傳。其出處之詳。此得以略也。維善畫。尤精山水。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天機所到。而所學者皆不及。後世稱重。亦云維所畫。不下吳道元也。觀其思致高遠。初未見于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意。由是知維之畫。出于天性。不必以畫拘。蓋生而知之者。故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又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之類。以其句法皆所畫也。而送元二使安西詩者。後人以至鋪張爲陽關曲圖。且往時士人。或有占其一藝者。無不以藝掩其德。若閻立本是也。至人以畫師名之。立本深以爲恥。若維則不然矣。迺自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卒不以畫師歸之也。如杜子美作詩。品量人物。必有攸當。時猶稱維爲高人。王右丞也。則其他可知。何則。諸人之以畫名于世者。止長于畫也。若維者。妙齡屬詞。長而擢第。名盛于開元天寶間。豪英

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之若師友兄弟。迺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故時稱朝庭左相筆。天下右丞詩之句。皆以官稱而不名也。至其卜架輞川。亦在圖畫中。是其胸次所存。無適而不瀟灑。移志之于畫。過人宜矣。重可惜者。兵火之餘。數百年間。而流落無幾。後來得其髣髴者。猶可以絕俗也。正如唐史論杜子美。謂殘膏賸馥。霑丐後人之意。況迺真得維之用心處耶。今御府所藏。一百二十有六。太上像二。山莊圖一。山居圖一。棧閣圖七。劍閣圖三。雪山圖一。喚渡圖一。運糧圖一。雪岡圖四。捕魚圖二。雪渡圖三。漁市圖一。驟網圖一。異域圖一。早行圖二。村墟圖二。度關圖一。蜀道圖四。四皓圖一。維摩詰圖二。高僧圖九。渡水僧圖三。山谷行旅圖一。山居農作圖二。雪江勝賞圖二。雪江詩意圖一。雪岡渡關圖一。雪川羈旅圖一。雪景餞別圖一。雪景山居圖二。雪景待渡圖三。羣峯雪霽圖一。江臯會遇圖二。黃梅出山圖一。淨名居士像三。渡水羅漢圖一。寫須菩提像一。寫孟浩然真一。寫濟南伏生像一。十六羅漢圖四十八。

宣和畫譜

元宗時王維特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

封氏聞見記

唐右丞王維。文章冠世。畫絕古今。

純全集

古人欲以一藝名世者。必精思入神。極古今之變而後已。故能洞達天機。氣隨物在。至觀之者。亦有感格。

相應之理。如摩詰苔磯靜釣。水閣閒棋。令人不覺身在其間。

玉堂嘉話

世言摩詰筆蹤。措思參于造化。而翫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得加此。余見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

畫寫水。又豈可與論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者耶。

董道書王摩詰山水後

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迴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安得有

此畫師也。

董其昌畫評

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神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媚麗。顧蹊徑已具。模擬不難。比于書家。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

董其昌畫旨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得來。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李唐。劉松年。

又是大李將軍派。非吾曹當學也。容臺集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驢。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拗研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迴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于維也無間言。知言哉。容臺集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藹。與孤鴻落照。滅沒于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刑盡矣。東坡集

王右丞筆墨宛麗。氣韻高。清。巧寫象成。亦動真思。荆浩畫山水錄

僕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文季朴家。出藏先聖畫像示僕。傳云王摩詰筆也。僕因令善工摹之。眼中神采。殊不相類。使人意不滿。畫像上長下短。其背微僂。以傳考之。想當然爾。莊子載老萊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此。修上而超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僂。末僂謂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乃聖人憂天下之容。非摩詰不能作。類真子

宋中興館閣儲藏王維菩薩一。普賢一。須菩提一。孔雀明王一。濟南伏生圖一。捕魚圖四。盤車圖一。朱陳

嫁娶圖一。拂林人物一。雪霽曉行圖一。山水二。宋中興館閣續錄。

王輞川以凝碧詩見知當世。餘事丹青。亦造神品。晚年長齋。刻意空門。學室中唯繩牀經案。退朝之後。焚香獨坐。大有所契證。三復斯畫。知其不苟毗邪一會。儼然目中。觀者要當于默然處。驚海濤春雷之作。始

不負渠。李彌遜題唐王維畫。維摩文殊不二圖。

乙丑六月念一日。同伯幾訪喬仲山運判。觀畫王維維摩像。其像如生。志雅堂雜鈔。

喬達之簣成。號仲山。所藏王維畫維摩像如生。雲煙過眼錄。

喬仲山家。王維維摩視疾圖。宣和明昌睿思東閣。王維秋山蕭寺。困學齋雜錄。

張修字誠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真法相似。是真筆。世俗以蜀中畫驟綱圖。劍門關圖。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卽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與讀碑圖一同。

今在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字積中家雪圖。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族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米芾畫史。

摩詰演教羅漢圖一軸。上有徽宗御題押案宣和畫譜。摩詰羅漢。凡四十六軸。此其一也。公繪事既妙絕。而奉佛尤篤。所畫羅漢。于端嚴靜雅外。別具一種慈悲意。袈裟文織組秀麗。千載奕奕有生色。此君嘗云。

夙世自禪伯。前身應畫師。乃稱耳。弇州山人稿。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攜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

臻妙。四友齋叢說。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爾。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爲堊釋。豈摩詰別號邪。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于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纔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爲神哉。嗚呼。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錮云。劉克莊題王摩詰渡水羅漢圖。

前松江鎮守張萬戶出五手卷。王維渡水僧。高宗御題絕妙。志雅堂雜鈔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運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

蹟。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夢溪筆談

右唐王維畫濟南伏生像。宋祕府物。今藏金陵王休伯家。余官金陵。聞休伯所藏書畫甚富。一日與顧吏部華玉過之。休伯張燕。余戲謂之曰。必出書畫。乃飲始出宋元者。亦有唐人筆。余與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及維著色山水一卷。余不覺驚伏。以爲平生之未見也。但古人之坐。以兩膝著地。未嘗箕股。而秦漢之書。當用竹簡。今像乃箕股而坐。馮几伸卷。此則余所未曉。抑余聞維嘗畫雪中之蕉。毋乃類是。而不必拘拘于形似者邪。寓意編

王摩詰自謂宿世緣詞客。前身真畫師。故竇蒙所著畫拾遺稱之云。詩合國風公幹之能。畫關山水子華之聖。加以心融物外。道契元微。則其用筆清潤秀整。豈他人之可並哉。余在毘陵。見孫潤夫家。有王維畫孟浩然像。絹素敗爛。丹青已渝。維題其上云。維常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曰。挂席數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余因美其風調。至所舍。圖于素軸。又有太子文學陸羽鴻漸序云。昔周王得駿馬。山谷之人獻神馬八匹。葉公好假龍。庭下見真龍一頭。顏太師好異典。郭山人閱贈

金匱文。李法曹好古篆。莫居士贈玉筍字。此四者得非氣合不召而至焉。中園生舊任杞王府戶曹。任廣州司馬。金陵崔中字子向。家有古今圖畫一百餘軸。其石上善僧巖中二隱。西方無量壽佛。天下第一。余有王右丞畫襄陽孟公馬上吟詩圖。并其記。此亦謂之一絕。故贈焉。以裨中園生畫府之闕。唐貞元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誌之。後有本朝張洎題識云。癸未歲。余爲尙書郎。在京師。客有好事者。浚儀橋。逆旅見王右丞襄陽圖。尋訪之。已爲人取去。他日有吳僧楚南挈圖而至。問其所來。卽浚儀橋之本也。雖縑軸塵古。尙可窺覽。觀右丞筆迹。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復觀陸文學題記。辭翰奇絕。金匱文。前史遺事。中園生。彼何人斯。按孟君當開元天寶之際。詩名籍甚。一遊長安。右丞傾蓋延譽。或云右丞見其勝己。不能薦于天子。因坎軻而終。故襄陽別右丞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世所希。乃其事也。予頃在金城。亦曾見一圖。蓋傳寫之本。所題詩後。有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之句。今真本卽無。故事存焉。以遺來者。孟冬十有一日。南樵張洎題。潤夫謂此畫是維親筆無疑。余謂曰。此俗工蹋本也。張洎謂襄陽之狀。頎而長。峭而瘦。今所繪。乃一矮肥俗子爾。徐觀其題識三篇。字皆一體。魯魚之誤尤多。信非維筆。潤夫然之。因以題識書于此。

韻語
陽秋

王介石虎臣所藏王維畫孟浩然像。昔爲趙碧澗由祚。後歸趙信之。又歸喬仲山。仲山又歸之郭北山。雲烟

過眼錄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米芾畫史。

王右丞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至佳。平生喜作雪景。劍閣棧道。驂綱。曉行。捕魚。雪渡。村墟等圖。其畫輞川圖。世之最著者。蓋其胸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便與庸史不同。畫鑒。

王摩詰作輞川圖。長二三丈。起自蜀川。江鄉風物。靡不畢備。精妙罕見。名畫記。

王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官尚書右丞。以胸中所蘊。發于毫端。詩似淵明。而聲律整齊。山水法道元。而風致特出。世稱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意到處。不拘小節。如雪中芭蕉。脫去凡近。非具眼不能識也。家居藍田輞川。常自作輞川圖。山峯盤迴。竹木瀟灑。其石小劈斧皴。稍多。雀爪葉多夾筆。描畫人物。眉目分明。衣摺。丁頭鼠尾。樓閣用筆界畫。筆力清勁。曲盡精微。真如臺閣文章。鏘金戛玉。故當在第一名也。山水家法真蹟。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兩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林泉之髣髴。黃山谷集。

元祐丁卯。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坨。航欵湖。戲柳浪。濯纓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履。棋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而符仲亦爲夏侯太冲來取圖。遂題其末。而歸諸高氏。

秦少游書
輞川圖後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主僧子良贄于余。且曰鹿苑卽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余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宏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宏憲題。宏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白樂天詩所說清涼寺。卽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宏。避唐諱改。有宏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容齋
隨筆

輞川二十境。勝概冠秦雍。摩詰旣居之。畫之又與裴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具。無以復加。宜爲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趾僅存園湖。坨泝率爲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逸懷。使

人慨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某。于河南官舍同觀。

黃伯思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蹟之不失其真者。當

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黃某書。

黃伯思又跋。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田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意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于像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欽湖。竹里館。茱萸泚。辛夷塢。此畫頗失其舊。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源寺是也。

廣川畫跋。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興楊氏。本

上摹得。

米芾畫史。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峯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于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米芾畫史。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于摩詰備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

辛夷塢之目。何所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于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虞集跋王維

輞川圖後

往年備官京都。從吳興公入道山延閣。書題裝潢畫卷。見王摩詰輞川莊圖草後。又見圖本郝參知家。有四川宣撫司都大茶馬司官印。位置纖悉俱備。公首玩賞。顧余言曰。蘭亭敍草爲古今法書所宗。正若此耳。此龍眠山莊圖草全用其法。而行筆細潤。迺有超越之意。古人翻案法。正當于此求之。

柳待制集

王右丞輞川圖。與余昔在杭苕故家見者一樣。前有集賢院御書印。內合同印。題摩詰本。後書河北郭忠恕奉命復本。則知爲江南李後主時臨本也。虎賁中郎更無辨處。郭亦妙筆矣。右丞唐開元天寶朝士。名維。字摩詰。工詩畫。輞川其所居。自寫爲圖。精密細潤。在小李將軍著色山水上。今如魯寶玉大弓。絕無僅有。吾昂霄珍之重之。攜上天京。名公相一見賞識。鑒定價增十倍。大德戊戌冬至。廬陵民八十叟李珣元

暉敬跋。

書畫題跋記

右王摩詰輞川圖。臨之者郭忠恕。再臨者仇英實父也。其二十絕句。書者文待詔徵仲也。余嘗謂讀摩詰

絕句。更一覽輞川圖。便覺如上下華子岡。斤竹嶺。騁宮槐陌。汎南北垞。欹湖柳浪。徒倚木蘭柴。茱萸泝。卽
文杏館而休焉。酌金屑之泉。與裴廸秀才對語。不知我之爲摩詰。摩詰之爲我也。然則摹本何必實父。而
書亦何必徵仲哉。王昇州續稿。

予家自高祖南山翁以來。好蓄名畫。聞之家君云。妙品有王摩詰輞川圖。寓意編。

王右丞輞川圖。曾入祕府。宏治間黃休伯叔賜剝古漆墩得之。豐道生華氏真賞齋賦註。

傳聞嚴氏藏王維輞川圖。真蹟妙絕。清河畫畫筋。

嚴氏書畫記。掛軸有王維輞川雪溪圖三軸。圓光小景二軸。手卷有王維輞川圖三卷。三峽圖雪溪圖。女

史圖。濟南伏生像。珊瑚網。

摩詰畫有極簡古粗辣者。作樹頭如撮米。樹本如丁櫪。山如浪起。沙如錐畫。千重百重。又于梢末露之。余
于葵澤公館中見一屏。就視乃陝刻摩詰藍田莊圖石本。雖石頑工拙。未盡本妙。然其用意。未嘗不可追
而思也。古巖先生囑寫并識。程邃題畫。

鈎勒梧桐。見王維輞川圖。芥子園畫傳

吾家伊上塢。亦自有椒園。漠漠清香遠。離離丹實繁。盈襜常要采。折柳不須藩。每看輞川畫。起予商可言。

文彥博題

輞川圖詩

輞川誠自好。人各愛吾園。欲縱家山樂。終縻吏事繁。鴻飛思避弋。羝觸困羸藩。幾日歸陶徑。方知踐此言。

韓琦和文路公題

右丞輞川圖詩

丹青王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嘗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

黃山谷題

摩詰畫詩

騷韻禪談意未央。欵湖烟月墮微茫。園林鐘鼓清時樂。好箇裴公綠野堂。○狀物何如及物功。開元真宰說姚崇。未妨僦屋招提裏。斗米三錢四海同。○凝碧池邊野鹿過。空垂雙泣賦悲歌。論忠不到平原列。馳

譽丹青未足多。○文彩風流映一時。丹青三昧有餘師。戲將萬斛欵湖水。寫盡南山五字詩。王秋澗題王右丞輞川圖詩

開圖縱奇觀。江山鬱相繆。兩坵轟岩岩。重湖渺漉漉。邃宇抗疏嶺。危亭俯圓流。春塢辛夷發。夏陌高槐稠。

竹館翠陰晚。萸泚紅實秋。遠墅漆未割。近園椒欲收。驚鳥避溪泉。野鹿逐巖幽。日暮川上歸。涼颿蕩孤舟。靄靄雲氣合。漠漠烟光浮。顧思天寶初。綱紀壞不修。霓裳按妖拍。鞀鼓起奸謀。豈無匡濟術。迺爲閒曠留。菱歌自來往。葩辭更倡酬。遂令摸寫間。意度猶可求。乾坤多變態。江海生暮愁。白鷗飛不去。千載空悠悠。

貢師泰題王

維輞川圖詩

輞口風烟春日遲。淺沙深渚帶東菑。紅杏花開翔白鶴。綠楊絲裊逗黃鸝。山雲寂寂入寒竹。野露瀼瀼

嫩葵。誰似右丞清絕處。千秋一士更何疑。

鄧文原王維高本輞川圖詩

瀟灑開元士。神圖繪輞川。樹深疑坳小。溪靜見沙圓。徑竹分青靄。庭槐斂暮烟。此中有高臥。欹枕聽飛泉。○畫裏詩仍好。縈迴自一川。湖晴嵐氣爽。浪靜柳陰圓。賦詠成珠玉。經營起霧烟。當年滿朝士。若个在林

泉。吳仲圭右丞輞川圖詩

王維山水圖。輞川圖。驪山圖。神品上上。

王堂嘉話

安遠門西萬里餘。耕桑烟火總民居。只應勤政樓中夢。百倍華清樂不如。○憶昔風流王右丞。開元親侍

玉堂廬。細吟凝碧池頭句。政恐丹青是諫書。

王惲題摩詰驪山宮圖詩

王維輞川雪景。細絹寫小橫幅。精極。古松上用粉作積雪。有款在臨溪吳氏。

東圖元覽。

金陵胡編修藏王摩詰輞川雪景絹畫。沈宜謙云。是宋人臨本之絕佳者。其雪用銀泥打底。上更用粉細

細點雪。

東圖元覽。

徐太常輞川圖一卷。多名跋。吳匏菴題其後云。此卷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拄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卽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却是雪景。以浮粉著樹上。瀟灑清韻。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

太平

清話。

禾輿馮開之家藏唐宋名蹟頗多。王維江山雪霽圖。尤爲冠絕諸本。原係大元內府故物。曾經趙子昂鑒定。傳聞右丞花遠重重樹。雲深處處山。小幀在文徵仲太史家。紙本淺絳色。布景極異。落筆精微。以較馮氏所藏江山雪霽圖。可方駕也。此畫原係矮直幅。太史恐其日久愈壞。命工補綴爲短卷。近人題跋。復得啓南翁筆。海內稱爲墨皇。不妄也。

清河書畫舫。

吳崑麓夫人與余外族有葭苕之親。偶攜此卷見示。述其先得之管後宰門小火者。火者家有一鐵櫪門。或云漆布竹筒。搖之似有聲。一日爲物所觸。遂破墮三卷。此其一也。余初未深信。翻閱再三。不覺神王。

因閉戶焚香。屏絕他事。便覺神峯吐溜。春浦生烟。真若蠶之吐絲。蟲之蝕木。至如粉縷曲折。毫膩淺深。皆有意致。信摩詰精神。與水墨相和。蒸成至寶。得此數月以來。每一念及。輒狂走入丈室。飽閱無聲。出戶見俗中紛紜。殊令人捉鼻也。真實居士。記于南翰林院之寄樂亭。

馮夢禎題王右丞江山雪霽卷。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于嘉興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類李中舍。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莊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于皴法有奇。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真本在武林。旣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應之曰。凡諸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廣陵有王維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覩其跡。但以想心。

取之。果得與真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盤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邪。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于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邪。儻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妒完。聊畀余于此卷中。消受清福邪。老子云。同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容臺集

昔人評王右丞畫。以爲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余未之見也。往在京華。聞馮開之得一圖于金陵。走使緘書借觀。既至。凡三薰三沐。乃長跽開卷。經歲開之。復索還。一似漁郎出桃花源。再往迷誤。悵惘久之。不知何時重得路也。因想像爲寒林遠岫圖。世有見右丞畫者。或不至河漢。畫禪室隨筆

王右丞畫。予從樵李項氏見釣雪圖盈尺而已。絕無皴法。最後得小幅。乃趙吳興所藏。頗類營邱。而高簡過之。又于長安楊高郵所得山居圖。則筆法類大年。有宣和題。然不如馮祭酒江山雪霽圖。具有右丞妙趣。畫禪室隨筆

購得王摩詰江山雪霽圖。裝潢就。因懷書畫友王越石在金陵時。自九月至。長至不雨。溪流皆涸。爲之悵然。君舟何處貫虹月。吾室悄然凝席塵。買得輞川千嶺雪。未經君眼照嶙峋。呼鷗遠隔蒼茫外。控鯉難逢

汗漫人一髮枯流頻悵望。五湖春浪幾時新。李日華詩。

王維雪溪圖。李成寒林平野圖。徐熙柳穿魚圖。皆宋府祕物。爲吳中王氏藏本。並神品也。清河書畫坊。

摩詰弈棋圖。在絹素上。卷首五大字。爲李西涯公篆書。鈐縫有政和宣和二方印。雪溪圖宋徽廟宸翰題簽。此卷歸程季白。入唐宋元寶繪冊。江山雪霽卷。馮開之快雪日記云。吳崑麓得之。管後宰門小火者。家有一鐵櫪門。搖之有聲。一日破墮三卷。此其一也。雙槐歲抄。作南京西華門守關小內史。張本得以獻太監安寧。此卷海內推爲墨王。自有

神物護持。硃玉先得臨本。復見真本。小簇山水。輞川圖。珊瑚網。

蓬萊道。人間風日不到。玉篋金鑰。典祕甚嚴。有平生畜眼未嘗見者。天旋地轉。散落委棄。故人李君祥得之。出以示余。其犀玉已被剔取。所幸畫無恙耳。展玩之餘。不覺涕淚闌干。蓋歎是圖之不遭也。請靳固之。以待異日萬金之購云。蓬山道人劉詡題。題王維雪溪圖。曉徑霑衣濕。登臺試屐危。乾坤增壯觀。江海得深期。

歷亂瑤華吐。紛披玉樹枝。精微誰與並。顧陸頗相宜。○碧樹擁江扉。朱簾卷翠微。崇朝無客過。傍晚有漁歸。嶺耀梅重白。隄縈絮正飛。若留清夜賞。鉛粉更光輝。吳仲圭王右丞雪溪圖詩。

中原王冠朝元台制幹家。王摩詰橫披山水圖。廣都宇文時中季蒙龍圖家。王維雪山圖。范榮公孫淑忠

甫家王維雪竹圖。畫繼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于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米芾畫史

高公繪有唐蜀中畫雪山。世以爲王維也。米芾畫史

林廩家有王維雪圖六幅。米芾畫史

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蠟紙本。世傳爲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石林詩話

王維江干雪意圖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綠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眉公秘笈

唐王右丞萬峯積雪圖卷。絹本高九寸。長七尺。上有御前之印。內合同印。文淵閣印。奉華堂印。揭後斯印。項子京天籟閣中物也。藏印俱備。○城中十日暑如炙。頭目眩花塵土塞。僧樓今日見此卷。雪意茫茫寒欲逼。古栢修柳枝裊矯。下有幽篁廁叢碧。隔溪膠艇不受呼。平地貫渚無人跡。西風翻鶻忽零亂。遠雁迷雲猶噉噉。筆疎墨淡精神在。收閱千年若完璧。宛然一段小江南。三遠備全能事畢。維名依稀半未泯。老眼再摩初認得。所存只是天假借。名手當時重唐室。吳中人家寶古跡。自宋及元高爾直。若教見此風斯下。倒橐定應無吝嗇。錦標內帑固自有。人間間出鳳五色。老余尺素見雪渡。草樹凌競人踟躕。僅有盈尺不盡意。何如此圖長數尺。太邱孫子具法眼。鑿壁收藏皆襲百。我將拙語敢印證。聊寫心知并目識。右丞之筆。神妙非常。時代久遠。見亦罕矣。余少于沙溪陳氏。獲觀雪渡圖。盈尺而已。今又于嚴氏閱此修卷。深幸老年擊此于目。又題宏治壬戌中秋日沈周。○古之高人逸士。往往喜弄筆作山水。以自娛。然多寫雪景者。蓋欲假此以寄其孤高絕俗之意耳。若李成之萬山飛雪。李唐之雪山樓閣。郭忠恕之九峯雪霽。王叔明之劍閣。沈石田之關山積雪圖。皆種種臻妙。而予皆及見之。但恨未覩王維雪景何如耳。宏治乙卯春。偶于都下錢太常處。閱此萬峯積雪卷。賞鑒竟日。覺寒氣逼人。真摩詰平生得意筆也。始知李成輩皆宗摩詰。傳爲世寶。此卷不啻今之鳳毛麟角矣。枝山道人祝允明跋。○詩中有畫。畫有詩。摩詰落筆秀且奇。闔相吳生那足道。象外能將造化師。藍田韜川僅臨本。開元東塔跡已隳。山居圖識宣和字。今藏御府。

人難窺。我居京師頗留意。日尋斷幘收殘碑。琉璃廠西得茲卷。敗篋零亂縈蛛絲。長江峻嶺互合沓。叢竹古樹敞嶮巖。山腰巍巍置層閣。橋根灑灑流冰澌。西風凝寒雪意勁。一天黯淡彤雲垂。斜行飛鴻失沙渚。犯冷孤客望酒旗。或棹扁舟或輕策。神理曲盡毫無遺。晴牕細觀拭病目。小字淒漫書王維。石田沈翁跋長句。謂如彩鳳輝朝曦。重裝錦標紫鸞鵠。草堂珍祕怡老資。炎天往往布几案。滿簾飛霰吹涼颺。右丞胸中自瀟灑。汪汪如有千頃陂。松針石脉蘊靈異。雨晴寒暑隨形施。東坡生平頗崛強。亦于維也無間辭。江

邨高士奇題。

江邨銷夏錄。

摩詰仙遊五百年。畫稱雪渡未能傳。只因曾入宣和府。珍重令人綴短篇。

黃子久王維雪渡圖詩。

榮咨道字詢之。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畫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維則未也。米芾畫史。

是卷雪景。山頭皆襯金著色。法度森整。而筆墨清潤。極爲精工。心知爲唐人之作。而卒未能定其名氏。舊有籤題。小李將軍紙最古。而字畫草率。因未之信。予購得之京師。間示知畫者。以爲當出王摩詰子家所。有王維雪溪圖。并小幅鳳舟圖。與此皆不類。又曾見輞川圖。與高士弈棋小幅。惟弈圖用筆。與此同。因題

爲王摩詰而褫去舊籤。見者同聲以爲摩詰無疑。閒居以來。校勘頗勤。遂定爲李昇出峽圖云。

陸繼山集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求也。世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余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迴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

夢溪筆談

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

冷齋夜話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題王維雪中芭蕉圖。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

亦未知也。

猗覺寮雜記

王維雪蕉。曾在清閨閣。楊廉夫題以短歌。

眉公祕笈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有右丞畫一幀。宋徽廟御題。左方筆勢飄舉。檢宣和畫譜。此爲

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鍼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而拈出爲輞川者。自余始。畫禪室隨筆。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霽捕漁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其雪齋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

稿也。眉公祕笈。

內府藏右丞山居圖。筆法類大李。宋徽宗題曰。危樓日暮人千里。欵枕秋風雁一聲。高江都苑西集。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莖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時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蘼蔭坐。沉大網旁。笱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蘼蔭坐。有巾而顛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

前有盃孟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顛。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盃孟者。一人推葦間。童子挽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于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辭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晁補之捕魚圖序

朱景元畫斷曰。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山谷詩。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此詩足以氣吞右轄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也。余與徐淵子同點檢。南宮出右丞捕魚圖一卷。如無咎公所題者。余曰。此善摹者爲之。徐不以爲然。一日得一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葭葦之外。意其爲水耳。此特波濤浩瀾。水痕浪迹。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絕。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又有一卷。題曰摩詰寒江釣雪。上施祕閣之印。此迺淳化以前。未更祕書省印篆也。畫筆奇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

續畧

司德用進所藏王維捕魚圖。單幅小直軸。徽宗題。前有雙團龍印。後有大觀政和二璽。明昌七印。上作岡
阜古木數株。全如李成所作。下作數舟。攔溪取魚。甚佳。雲烟過
眼錄。

錫山華氏藏唐人捕魚圖一卷。運筆古雅。無名人畫。甚佳。好事者謂爲王維極謬。維畫原係單行小直幅。
元時在司進家。見雲烟過眼錄。有宣和明昌御題璽記也。清河書
畫劄。

周敏仲新裝王維雪霽捕魚圖一。絹本淺絳色。後有班惟志仇遠白斑張雨等七跋。雖未敢定爲真。右丞。
決非宋元畫史可及。清河書
畫劄。

江雲滉滉陰晴半。沙雪離離點江岸。畫中不信有天機。細向樹林枯處看。漁浦移家媿未能。扁舟蕭散亦
何曾。白頭歲月黃塵底。笑殺高人王右丞。元好問王右丞
雪霽捕魚圖詩。

春江水綠春雨初。好山對面青芙蕖。漁舟兩兩渡江去。白頭老漁爭捕魚。操篙提網相兩兩。慎勿江心輕
舉網。風雷昨夜過禹門。桃花浪暖魚龍長。我識扁舟垂釣人。舊家江南紅葉村。賣魚買酒醉明月。貪夫狗
利徒紛紜。世上閒愁生不識。江草江花俱有適。歸來一笛杏花風。亂雲飛散長天碧。黃子久王摩詰
春溪捕魚圖詩。

輞川之景天下奇。我惜曾聞不曾識。若人筆端幹元氣。萬頃烟濤歸咫尺。漁翁生事浩無窮。醉挹青藍洗

胸臆。或披蓑笠臥寒蟾。或倚孤篷蘸空碧。靜觀此理良可娛。應須仰慕王摩詰。鄧文原王摩詰春溪捕魚圖詩。

前灘罾兮後灘網。魚兮魚兮何所往。桃花錦浪綠楊邨。浦溆忽聞漁笛響。我行笠澤熟此圖。頓起桃源雞

犬想。不如歸向茅屋底。老瓦盆中醉春釀。吳仲圭右丞春溪捕魚圖詩。

徐容齋子方所藏王維驟網圖。雲烟過眼錄。

王摩詰精能圖一卷。長五丈餘。一墨運不著色。東圖元覽。

王維精能圖。宋高宗璽並題。南陽名畫表。

許公子伯尚王摩詰候潮圖一卷。細絹。畫後有宋元人跋。細閱皆雙鈎廓填。東圖元覽。

王右丞松江圖。項氏藏。眉公秘笈。

王摩詰山陰圖一卷。後有米元章與宋元諸賢題跋。舊在吾歙臨河程氏。今聞鬻于河南。吾郡汪司馬伯

玉曾見語予。今聞此卷歸雲間。董翰林思白。

東圖元覽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出摩詰之手。遂成二妙。

深雪偶談

王履道同先子避地嶺外。甚熟。因見有顏約持王維畫嘉陵江山圖。蓋明皇幸蜀。過嘉陵。愛其江山。命吳道之圖于大同殿壁。王維復畫小簇云。江山已暗大同殿。絃管猶喧凝碧池。別寫嘉陵三百里。右丞心事有誰知。蓋謂此也。

過庭錄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余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而況于今乎。儻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作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卽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祝枝山唐王

維真蹟跋

生烟漠漠中有樹。樹外田家幾家住。重巒複塢隨不斷。茅舍時時若菌附。兩人並向魚梁涉。一鳥遙從翠微度。行雲澹映荒水陂。似有斜陽帶微暉。傍篠白沙明。青林滃沉霧。乍明乍晦景萬變。想當夏盡秋初處。石牆短綠隈。隈水淺縈迴。寬平一畝敞。層屋板扉犬臥無人開。書堂樹深晝寂寂。主人應是王摩詰。清晨

騎鹿看田出。行過柴泝日向夕。會招高適與裴迪。共賦輞川佳事畢。圖成興盡詩未筆。祝枝山王右丞山水真蹟歌。

劉宮保子大家。王摩詰山水一絹軸闊六七寸。長幾四尺。絹粗而密。作重山疊巘。茂木叢林。帶以清溪。野

渚重樓曲榭。幾盈一幅。無款亦無題字。原出朱筆。菴筆菴于卷外手題爲王維。東圖元覽。

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芥子園畫傳。

王右丞生平畫卷。所稱最者。唯輞川雪谿捕魚等圖耳。吾意以爲絕響。不謂太樸于中州友人家。又得此卷。而用筆之妙。布置之神。殆尤過焉。固知右丞胸中伎倆。未易測識。而千奇萬變。時露于指腕間。無窮播弄。豈非千載一人哉。置之案頭。臨摹數過。終未能得其彷彿。漫書短句。并識而歸之。○羣山蟲蟲凝烟紫。萬木蕭蕭向夕黃。豈是邨翁戀秋色。故將輕舸下橫塘。○秋風荏苒汎晴光。處處邨邨帶夕陽。一段深情

誰得似。故知輞口味應長。黃子久題王維秋林晚岫詩。

秋林晚岫詩

右丞已往六百載。翰藻神工若个同。千嶂遠橫秋色裏。山家遙帶暮烟中。

吳仲圭題右丞
秋林晚岫詩

千峯凝翠宛神州。中有仙翁寤寐遊。林麓漸看紅葉暮。風烟俄入野塘秋。搖搖小艇尋谿轉。寂寂雙扉向

晚投。我欲探幽未能去。畫中真境許誰儔。

鄧文原題王維
秋林晚岫圖詩

精華在筆端。咫尺匠心難。日月中堂見。江湖滿座看。夜凝嵐氣濕。秋浸碧光寒。料得昔人意。平生詩思殘。

○右丞今已歿。遺畫世間稀。咫尺江湖盡。尋常鷗鳥飛。山光全在掌。雲氣欲生衣。以此常爲玩。平生滄海

機。張祜題王右丞山
水障子詩二首

滄洲誤是真。萋萋忽盈視。便有春渚情。袞裳掇芳芷。颯然風至草不動。始悟丹青得如此。丹青變化不可尋。翻空作有移人心。猶疑雨色斜拂座。乍似水涼來入襟。滄洲說近三湘口。誰知卷得在君手。披圖擁褐

臨水時。翛然不異滄浪叟。

僧皎然觀王右
丞維滄洲圖歌

摩詰傳遺蹟。家藏久自奇。高人不復見。絕藝更誰師。水石生寒早。烟雲結雨遲。筆端窮造化。聊可敵君詩。

范忠宣題王摩

詰畫寒林詩

野景荒寒霜意邊。疎林僵立勢參天。定應畫妙王摩詰。故著詩清孟浩然。驢怯小橋鞭不動。風掀危帽整

還偏。官閑老我叨君賜。紅日三竿尙晝眠。

蒲道源題。答失帖木兒大夫。所藏王維畫寒林曉竹圖詩。

平田渺成湖。仲夏月多雨。汀鷺濕不飛。林鶯澁還語。村烟多乞鄰。饅餉常及午。柴門無鎖鑰。出入隨杖履。白鷗似相識。亦足忘爾汝。左丞詩家流。畫格亦天與。君看百代遺。摹楊尙如許。吾生慕邱壑。偶此繫冠組。

試問松下翁。幾人同出處。

李西涯題王維詩意圖。

王右丞之石。如飛白。郭河陽之石。似雲頭。○披麻間斧劈法。王維每用之。○荷葉皴法。王右丞變體。全以骨法爲主。色以青綠。

芥子園畫傳。

王維樹法。多用雙勾。卽藤梢樹杪。亦絲毫不苟。○鈎葉柳。王維諸唐人。及陳居中。多畫之。

芥子園畫傳。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鼉。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

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

王氏詩註。摩詰畫兩叢竹于開元寺。

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于維也。斂衽無間言。

蘇東坡王維

吳道子畫詩。

成按續書畫題跋云。昔人畫竹。咸用鈎勒。若王輞川黃筌父子輩。尤臻其妙。元邵夷楊竹西畫卷歌。唐人愛竹誰第一。精妙獨數王摩詰。作亭在東□竹法。却對篔簹咏蕭瑟。王汝玉題高房山墨竹詩。輞川昔畫鐵鈎鎖。滿幅縱橫鳳毛墮。固知稱詡者不獨東坡一詩矣。乃李衍竹譜謂右丞妙蹟。世罕其傳。又謂右丞開元石刻。屢經撫勒失真。江村銷夏錄所載。舊人題蘇文忠公篔簹圖卷。亦謂右丞臬平石本。既經重刻。甚不足觀。何若于雪節霜根。交柯亂葉句中。一想像之。宛然如見真蹟乎。

右丞年譜

爲詩人作年譜者。蓋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壯老之不同。有如此耳。然參伍考訂。以驗其說。往往先後牴牾。時月躑躅。多不能盡善。又其甚者。年經月緯。拾取其一字一句之間。而支離其說。以強麗爲某年所作。尤不可解。唯錢牧齋草堂詩箋後。所附少陵年譜。獨無此弊。茲作右

丞年譜一篇。全做其體格。惟時事有關於詩筆考證者。雖小必書。其無關於考證者。雖鉅勿錄。略爲小異耳。須溪校本。于詩題下。時有細字。云年若干時作。又云時爲某官。又云在某處作。若此者。或係夏卿進本原文。或係後人附註。歲遠年久。無善本可參校。然要必有所據。非憑臆率書。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輒從其說。探列于下。至舊史稱右丞全歸之日。在乾元二年七月。新史則云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集中有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其繫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邢桂州詩。而邢濟爲桂州都督。亦上元二年中事。則新史之說爲優也。自上元二年起。逆數而前。至中宗長安元年。得六十一歲。故斷自是年始。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
中宗 大足元年辛丑冬十月改元長安			
長安二年壬寅			
長安三年癸卯			
長安四年甲辰			

	神龍元年乙巳			
	神龍二年丙午			
	神龍三年丁未九月改元 景龍			
	景龍二年戊申			
	景龍三年己酉		新唐書傳云九歲知屬辭	
睿宗	景龍四年庚戌六月改元 唐隆七月又改景雲			
	景雲二年辛亥			
	景雲三年壬子正月改元 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 先天			
元宗	先天二年癸丑十二月改 元開元			
	開元二年甲寅			

開元三年乙卯。		年十五。	題友人雲母障子詩。 過秦王墓詩。
開元四年丙辰。		年十六。	洛陽女兒行。
開元五年丁巳。		年十七。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
開元六年戊午。		年十八。	哭祖六自虛詩。
開元七年己未。		年十九。赴京兆府試。舉解頭。	清如玉壺冰詩。 桃源行。 李陵詠。
開元八年庚申。		年二十。	息夫人詩。
開元九年辛酉。		年二十一。以進士擢第。調大樂丞。後坐累謫濟州司倉參軍。	燕支行。 被出濟州詩。濟州官舍贈祖三詠詩。 濟上四賢詠。濟州過趙叟家宴詩。 魚山神女祠歌。 俱此年以後所作。

開元十年壬戌。			
開元十一年癸亥。			
開元十二年甲子。			
開元十三年乙丑。	十一月東封泰山。		送鄒五赴任新都序。
開元十四年丙寅。			
開元十五年丁卯。			
開元十六年戊辰。			
開元十七年己巳。			
開元十八年庚午。			
開元十九年辛未。			
開元二十年壬申。			
開元二十一年癸酉。	十二月起張九齡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		

<p>開元二十二年甲戌。</p>	<p>正月辛東都。五月張九齡爲中書令。</p>	<p>新唐書傳云。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p>	<p>上張令公詩。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據碑文云。前年不登。人頽太甚。野無遺粟。路有委骨。是二十一年事。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是二十二年事。碑文之作。當在是時。</p>
<p>開元二十三年乙亥。</p>	<p>張九齡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伯。</p>	<p>獻始興公詩。</p>	<p>同盧拾遺韋給事東山別業二十韻詩。 詩云侍郎文昌宮給事東掖垣。故知此詩乃韋濟爲侍郎以後所作。</p>
<p>開元二十四年丙子。</p>	<p>十一月。張九齡罷知政事。是年以韋濟爲尚書戶部侍郎。</p>	<p>爲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幕中。</p>	<p>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讌集序。</p>
<p>開元二十五年丁丑。</p>	<p>正月以道士尹愔爲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兼知史館事。四</p>	<p>爲監察御史。在河西節度幕中。</p>	<p>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于韋氏逍遙谷讌集序。</p>

月張九齡貶荊州長史。七月
賜李林甫爵晉國公。

按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
軍文。云維大唐開元二十
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
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
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
史中丞崔公致祭于故姜
公之靈云云。則右丞爲監
察御史在涼州崔公幕中
正是時也。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詩。
寄荊州張丞相詩。

有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
文。

爲崔常侍謝賜物表。

讚佛文。

送懷州杜參軍赴京選集序。

使至塞上詩。出塞作。

雙黃鶴歌。送別。

涼州賽神詩。送岐州源長史

歸詩。

開元二十六年。戊寅。

開元二十七年。己卯。

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
銘。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二月張九齡卒。是年孟浩然
卒。

事見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哭孟浩然詩。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正月得元元皇帝像于盤屋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		奉和聖制慶元元皇帝玉像之作。
天寶元年壬午正月改元。	八月加李林甫尙書左僕射。裴耀卿尙書右僕射。	時爲左補闕。遷庫部郎中。	三月三日曲江侍宴應制。詩云。從今億萬歲。天寶記。春秋。知此詩爲是年所作。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詩。春日值門下省早朝詩。贈苑舍人詩。重酬苑舍人詩。
天寶二年癸未。	閏二月。以苗晉卿爲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處置使。		任城縣尉裴府君墓誌銘。
天寶三載甲申正月改元爲載。			
天寶四載乙酉。			
天寶五載丙戌。	擢房琯試給事中。		
天寶六載丁亥。	房琯貶宜春太守。二月以陳希烈爲左丞相。十一月以哥		魏郡太守。河北採訪處置使。苗公德政碑。

舒翰判西平太守。充隴右節度使。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八月己亥朔。詔改千秋節爲天長節。十二月戊戌。或言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改爲降聖閣。

六月大同殿。又產玉芝一莖。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閏六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是月太子太師徐國公蕭嵩薨。

送高判官從軍赴河西序。兵部起請露布文。

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百官共觀。聖恩便賜宴樂。敢書卽事。奉和聖製天長節。賜宰臣歌應制詩。賀古樂器表。

據表中所稱尊號。應爲是年所作。奉和聖製登降聖觀。與宰臣同望應制。

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賀元元皇帝見眞容表。賀神兵助取石堡城表。送祕書姚監還日本國序并詩。按三篇所稱尊號。俱云開

天寶七載戊子。

天寶八載己丑。

	天寶九載庚寅。			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知俱為是年以後所作。
天寶十載辛卯。			勅賜百官櫻桃詩。	
天寶十一載壬辰。	三月改吏部為文部。	時為文部郎中。唐書本傳。但云為吏部。不云文部。據勅賜櫻桃詩。註是文部。則當是是時之後也。		
天寶十二載癸巳。	時崔季重為濮陽太守。		送衡岳瑗公南歸詩序。崔濮陽兄季重前山輿詩。	
天寶十三載甲午。				
天寶十四載乙未。	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二月祿山陷東京。			
肅宗	天寶十五載丙申。七月肅宗即位。改至德元載。	正月祿山僭號于東京。六月祿山兵陷潼關。帝出幸蜀。祿	是時為給事中。扈從不及。為賊所獲。服藥稱瘡。拘于善提	
肅宗			有菩提寺。禁斐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	

山兵入長安。八月甲子。太子即位于靈武。

寺。送至洛陽。

奉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斐迪詩。又有口號示斐迪詩。

至德二載丁酉。

正月上在彭原。二月幸鳳翔。九月廣平王統兵收西京。十月廣平王收東京。丁卯。上還京。十二月上皇至自蜀。大封蜀郡靈武扈從功臣。宗正卿兼工部侍郎李遵加特進。鄜國公封二百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至德三載戊戌。二月改元乾元。復以載爲年。

正月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五月以太常少卿王瓌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二月羣臣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

貴授太子中允。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復拜給事中。

既蒙宥罪。旋復拜官。伏感聖恩。竊書鄙意。兼奉簡新除使君等諸公。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謝除太子中允表。謝集賢學士表。爲舜閣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尙塔額表。

與工部李侍郎書。

乾元二年己亥。

轉尙書右丞。

相國王公紫芝木瓜讚。

三月王瓌罷爲刑部尙書。七月以禮部尙書韋陟充東京留守。

據送韋大夫東京留守詩云。給事黃門省。秋光正沉。則是秋猶爲給事中。轉尙書右丞。是七月以後事。

送韋大夫東京留守詩。請迺前任司職田粟施貧人粥狀。

爲幹和尙進註仁王經表。

據表中所稱尊號。有乾元字。知是加乾元尊號以後所作。

門下起赦書表。

乾元三年庚子閏四月改元上元。

三月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六月興王侶薨。贈謚恭懿太子。十一月葬于高陽原。

恭懿太子輓歌。

上元二年辛丑。

七月卒。年六十一。

送邢桂州詩。

二月降死罪流以下原之。邢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授王縉左散騎常侍。

謝弟縉新授左散騎常侍狀。